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德國國社黨史

(一)

郝登著

林孟工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德國國社黨史

(一)

著 登 郝

譯 工 孟 休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目錄

第一章 一九一九年	一
一 三種來源	一
二 被遺忘的發起人安頓特萊斯勒	四
三 德意志工人黨之保護人	九
四 希特勒之黯淡的過去	一三
五 追求政黨的軍人	一八
六 綱領	二二
七 進攻城市的兩個人	三三
八 褲子摺痕之爭論	三六
九 綱領之初次的修加	三九

十 有權勢者的援助	四〇
第二章 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	四五
一 希特勒爲誰奮鬥呢	四五
二 新的鬭爭方法	四八
三 開始傳播恐怖的是誰	五一
四 希特勒之獲得機關報	五六
五 三千黨員	五八
六 外交政策之攻擊	六〇
七 俄國人的影響	六二
八 『法蘭西覺悟來吧』	六五
九 第一次怪會	六七
十 『領袖』	六九

十一	『處絞刑』	七二
十二	內部發生革命	七四
十三	特萊斯勒之與斯特萊轍聯合反對希特勒	七六
十四	希特勒到底靠什麼以維持生活呢	七九
十五	希特勒之獲取國社黨的領導權	八一
第二章 希特勒		
一	出於本人心願之外的領袖	八五
二	造就上之悲劇	八八
三	『具有本能的人物』之故事	八九
四	毅力不足道腦筋有足稱	九三
五	低拙的預言家	九四
六	希特勒之誘人方法	九五

七	猶太主教們的陰謀	九八
八	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信念	一〇〇
九	奇異的神經衰弱	一〇一
十	犀利的外交辭令	一〇四
十一	信約	一〇六
十二	希特勒的外表	一〇八
十三	一個榜樣	一一二
十四	希特勒的演講體裁	一一五
十五	批評	一一八
第四章 一九二二年		
一	挺進隊之組織	一二一
二	一九二〇年之巴伐尼亞軍隊的狀況	一二五

三	義勇軍之沒落·····	一二七
四	O. C.之變爲S. A.(挺進隊)·····	一二九
五	國社黨之精銳份子·····	一三二
六	什麼是社會主義·····	一三三
七	希特勒運動中之階級觀念·····	一三五
八	精銳份子之與羣衆對立·····	一三七
九	國社黨對於君主政體的態度·····	一四三
十	因估量敵人錯誤了而得到的勝利·····	一四五
十一	國社黨所遭遇的困難·····	一四六
十二	挺進隊之開火的嘗試·····	一四七
十三	慕尼黑永爲國社黨的活動中心·····	一五一
第五章	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	一五五

- 一 P. P. 暴動……………一五五
- 二 羅姆與愛勃之不和……………一六〇
- 三 羣衆之趨向國社黨……………一六二
- 四 濫發紙幣時期之國社黨……………一六三
- 五 希特勒夢想資產階級的生活……………一六五
- 六 中等階級之國際的組織……………一六六
- 七 熱烈的愛國主義……………一七〇
- 八 鮑爾雪維克的誘惑……………一七二
- 九 南提羅爾之放棄……………一七三
- 十 國社黨與教堂的鬭爭……………一七五
- 十一 國社黨之被禁止集會……………一七七
- 十二 國防軍之上前線……………一八一

十三	特萊斯勒暈倒會場·····	一八四
十四	勝利與訂立條約·····	一八五
十五	羅姆組織不合法的軍隊·····	一八八
十六	國防軍之掣肘·····	一九〇
十七	一九二三年五月一日的暴動·····	一九二
十八	希特勒之受人訾議·····	一九六
十九	希特勒之戰勝法庭·····	一九八
二十	富有誘惑性的建議·····	二〇〇
二十一	魯登道夫之捲入漩渦·····	二〇二
二十二	羅姆再為希特勒取得權柄·····	二〇四
二十三	魯博烈黑特王子·····	二〇六
二十四	嘉爾之被任為政府特派員·····	二〇七

二十五	慕尼黑之動員反抗柏林	二〇九
二十六	贈資者	二一二
二十七	「許多頭顱將在地上打滾」	二一七
二十八	國防軍軍部之不可解的人	二一九
二十九	羅梭之百分之五十一的把握	二二一
三十	希特勒之茫無頭緒	二二三
三十一	「安頓你會保守秘密嗎」	二二五
三十二	布格博羅酒店之一響槍聲	二二七
三十三	「明天不能戰勝便要死掉」	二二九
三十四	向柏林前進	二三二
三十五	陛下的先王	二三三
三十六	發誓	二三五

三十七	「我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呢」	二三六
三十八	動怒的將領們	二三八
三十九	被判罪者與抵押人	二三九
四十	太早了二十四個鐘頭的攻擊	二四一
四十一	佛力克謹慎的官僚	二四三
四十二	失機的魯登道夫	二四三
四十三	腓德赫恩廈的鬭爭	二四五
第六章	一九二四年	二五一
一	希特勒有逃避之權嗎	二五一
二	國社黨屈膝於王子之前	二五三
三	希特勒想自殺	二五五
四	魯登道夫反對王朝與教堂	二五七

五	一個『擊鼓者』是什麼樣人	二六〇
六	魯登道夫的『心不在焉』	二六一
七	寬仁的判決	二六二
八	魯登道夫領導國社黨	二六四
九	斯特拉塞之出臺	二六八
十	羅姆組織新的隊伍	二七一
十一	困難時期	二七三
十二	從魯登道夫到黑爾德	二七五
第七章 一九二五年		二八一
一	新國社黨	二八一
二	國社主義的道德觀	二八四
三	希特勒巴伐尼亞政策之失敗	二八八

四	斯特拉塞之成爲障礙物	二九二
五	希特勒之與格拉夫宣戰	二九九
六	哈諾瓦之內訌	三〇〇
七	希特勒在政治上與在愛情上之不幸	三〇二
第八章 一九二六年		
一	希特勒之組織衛隊	三〇五
二	主人翁之反對奴隸	三〇九
三	斯特拉塞之被馴服	三一—
四	戈培爾之背叛斯特拉塞	三一五
五	埃塞之下臺	三一七
六	新的黨規	三一八
七	希特勒對德國經濟界的演講	三二四

八 斐佛之不堅決的獨立意志……………三二六

九 戈培爾之被派往柏林……………三二八

第九章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三三一

一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博士……………三三一

二 爭奪柏林的激烈鬭爭……………三四一

三 戈培爾之不合法的行動……………三四二

四 從右翼政黨來的生力軍……………三四四

五 軍人維持費之浩繁……………三四五

六 斯特拉塞之再度擡頭……………三四七

七 選舉鬭爭之失敗……………三四八

八 丁脫之被開除黨籍……………三五〇

九 國社黨的改組……………三五二

十	附屬的組織	三五二
第十章	一九二九年	三五七
一	柏林之民族的馬克思主義	三五七
二	國社黨之躲避工人問題	三五九
三	農民宣傳	三六〇
四	資產者與無產者	三六四
五	斯特拉塞的社會理想	三六六
六	反對因果律的政黨	三六八
七	選舉人之蔑視	三六九
八	國社黨與國防軍之再度齟齬	三七〇
九	「施萊轍應上絞刑臺」	三七三
第十一章	一九三〇年	二七七

- 一 共和政府之傾頹……………三七七
 - 二 反對楊格計劃的運動……………三七九
 - 三 國社黨之因胡根堡的援助而強大……………三八一
 - 四 同盟乎革命乎……………三八三
 - 五 挺進隊之叛變與斐佛之下臺……………三八六
 - 六 穆勒之坍塌與布魯寧之錯謬……………三八八
 - 七 打倒政治……………三九〇
 - 八 國社黨之藉「平民」的擁護而勝利……………三九三
- 第十二章 一九二〇——一九三一年……………二九七
- 一 希特勒之站在反政府的地位……………三九七
 - 二 撲滅法蘭西……………三九八
 - 三 國社黨之放棄沒收「金融界各大王」的財產……………四〇三

四	希特勒贊成罷工	四〇四
五	……但同時安慰資本家	四〇五
六	領土 要求	四〇五
七	『聯英反俄』	四〇九
八	希特勒尊重法律之誓言	四一一
九	『砍下頭顱』	四一四
十	挺進隊之再度叛變	四一六
	第十三章 德國政潮	四一九
一	德國德謨克拉西之虛構	四二一
二	斯特萊斯曼之徒勞無功的嘗試	四二三
三	布魯寧之虛有其表的權威	四二四
四	反對國社黨之各主教	四二七

五 共產黨之意志不堅決……………四二九

第十四章 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四二一

一 興登堡的左右……………四三一

二 布魯寧向希特勒建議……………四三三

三 最後的議會制內閣之傾覆……………四三六

四 興登堡之排棄希特勒……………四三九

五 希特勒之失掉好運氣……………四四二

第十五章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四四七

一 國務總理施萊轍……………四四七

二 挺進隊之募捐……………四四九

三 格烈戈爾·斯特拉塞之脫離希特勒……………四五一

四 希特勒之得到救援……………四五五

五	施萊轍的大計劃	四五七
六	施萊轍之下臺	四五九
七	達到目的——希特勒任國務總理	四六四
	第十六章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至三月五日	四六七
一	中央黨之失掉機會	四六七
二	戈林之組織力量	四六九
三	『保護德意志人民』緊急條例	四七〇
四	戈林下令開槍	四七三
五	警察別動隊	四七三
六	共產黨的地窟	四七五
七	國會縱火案	四七八
八	『保護人民與國家』緊急條例	四九三

第十七章 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四九九

一 保守派之投降……………五〇〇

二 波斯丹紀念日……………五〇一

三 國會之屈伏……………五〇二

第十八章 一九三三年四月至七月……………五〇五

一 各邦「總督」之創設……………五〇五

二 普魯士的光榮……………五〇六

三 各政黨之消滅……………五〇九

四 國防軍各總督與挺進隊……………五一三

五 共和政治乎君主政治乎……………五一五

第十九章 一九三三年八月至十月……………五一七

一 國社黨之攫取工團……………五一七

二	農業政策·····	五一八
三	小商業政策·····	五一九
四	希特勒之放棄理論的『統一指揮』·····	五二〇
五	抵抗失業的鬭爭·····	五二一
六	猶太問題·····	五二三
七	革命的暴行·····	五二六
八	德國與國際·····	五二九
第二十章	結論·····	五二七
	崇拜英雄的民族·····	五三七

德國國社黨史

第一章 一九一九年

一 三種來源

以學說而言國社主義爲幾個理論家——大部份是北德意志人——所創造，產生於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

以生存的政治細胞而言，國社主義是從「德意志祖國」與「汎日耳曼同盟」之龐大的黨派演傳而來，而且繼承了一九一七年武力的併合主義之種種口號。他的獨立的存在是開始於一九一九年。

以政治的工具而言，國社主義爲慕尼黑黑國防軍所意構，而藉後者的援助，亞多爾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一個具有絕頂的智慧而又性情不固定的人物——與埃恩斯羅姆大尉 (Capitaine Ernst Röhm) 加以鍛冶。這是經過於一九二一年。

這個運動的名稱是導源於奧大利。牠是在違反牠的現在的黨魁之意志下被採用着，而又不合於牠的真實的性質。在一九二〇年，牠受了命名的典禮，然而在那個時候，由德國革命所傳佈的社會主義已開始不合時宜。必然的，對這個名稱認真的黨員此後須脫離本黨了。

爲着了運動之劇烈的發展，學理的綱領不能與實際的施行相維於圓滿的關係裏面。刻板的形式不易成爲政治的利器，後者不但須在鬭爭中愈接愈厲，且須能夠撓而不折。

國社主義的綱領之不存在——著名的二十五項不算是牠的領袖們所認真看的綱領——實有甚於一種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懶於想像的事實所鼓勵之單純的機會主義。這是基於經驗所示，一個政黨從牠的挺進裏而不從牠的目標裏吸取了牠的力量，黨員則聽命於領袖們又過於聽命於黨綱。確然的，我們在這一點上，是遇到一種神授的宿命論了。國社主義者在這裏，像在許多其他的問題上面，實自附於馬克思的辯證法的學派。不過，馬克思派們想將情緒熱烈的與盲目的政

治擡高到「科學」的地位，而比他們聰明多了的國社主義者則視政治還是政治。他們允許人民在爲生存而奮鬥裏保留着建議權，但凡是關於命令、組織以及目標的選擇，他們認爲屬於中央特權的，就都抓住不放。在國社運動裏面，凡是關於個人的，都可自由行動。反之，凡是關於黨之組織的行動，卻都爲領袖們所保留着。

爲人們所最重視的而又爲國社主義所特有的，那便是鬭爭的方法了。反之，所有五花八門的政治學說都可以在黨中表現着：從最反動的專制主義以至於最嚴酷的革命的思想，從最放任的個人主義以至於絕對否認個性的最嚴格的社會主義。黨對於政治的理論是非常自由的。希特勒允許每一個人懷着，在他成爲國社黨黨員後，將要達到各人所切望的目標的幻想。他所要的代價，是每個黨徒服從他的領袖的權威。這樣地，纔能攏合一個個人主義之碩大無朋的隊伍，而在其中，每一個人都自謂是向着他的，他個人的，目標前進。然而到那一天，大家都發覺沒有一個人達到目的，那時候將有如何變化呢？

二 被遺忘的發起人安頓特萊斯勒

國社黨之好幾種重要的性質是導源於牠本身所從來的一個小政黨，這個小政黨成立於慕尼黑，其始是二十幾個平民所組織的，他們聚會於小酒店座中，辯論國事，習以為常。可是在眼前的運動裏面，這些原始之創辦人的踪跡是不多見了，而且在那裏面，他們絕無扮演重要的腳色。

這個原始的政黨，名為「德意志工人黨」，成立於希特勒出場之前，牠的領袖名為安頓·特萊斯勒（Anton Drexler）。特萊斯勒為一個平凡的機器工人，他或許僅是缺少充分的智識之培養，以使他可以達到顯揚的地步。他而努力攫取思想與思想之表現。可是，我們知道的，這種從辛苦艱難得到的智識，必是成為最堅強不過的。這個身體不健全并為徵兵委員會所廢黜的工人，視他從書本上所得到的見解是像鐵一般結實的，而且看作與科學一樣。於是信仰使他蒙昧了他所從事的工作之種種困難。特萊斯勒將這兩種特殊的性格：書本上教訓之過信與對自身之天真的信賴，傳與他之將來的同黨；希特勒而希特勒卻更有甚於為今日他所不復認識的平凡의 同伴了。當然

的，希特勒，從人家所傳授給他的，利用到完全出了贈與者意料之外的程度。特萊斯勒後來與希特勒發生破裂，因為他覺得後者之驚人的發展是對於他的主張很不利的。

在特萊斯勒與希特勒兩個人的生活之間，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但是屬於第一號黨員（指特萊斯勒）的是偶然的且是有限的，而第七號黨員（指希特勒）則具有賤博的并且偉大的特性。特萊斯勒以年青的工人，與希特勒一樣，同工團發生糾紛；他痛恨工團傳播恐怖使他失業，且迫他進下等舞場彈琴以維持生活。可是，也與希特勒一樣，對外政治最使他感覺興趣。

一九一八年年頭，在布勒門城成立了一個討論德國的公正和平的工人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代表了十萬會員左右的意見。特萊斯勒便領導一個具有四十個會員的地方小支會。這便是一個小團體，成立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充當了國社主義的運動之真正的權輿。

特萊斯勒構想——固然祇有一半是出於有意的——組織一個鬪爭的勞動黨，後者不但將牠的運命建築於國家的軍事勝利上面，並且也要建築於對領袖的命令之絕對服從上面。一九一八年，他在會上曾宣稱：我們應該讓最高軍事機關去決定和平的方式，牠是可以與以無限制的信

任的。以一個受過無多教育的人，在一個公開的會場裏面，解釋『反猶太主義』這一個名詞在德文是什麼意義，這實是一種可嘉的謙遜。可是，這種謙遜，牠也一樣，成爲將來之黨的基礎之一。

特萊斯勒想將工人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合爲一體，因此，他有了一個『生產的』國家之意構。勞動的德意志是被貪慾無厭的西方列強所犧牲了。一九一八年秋天，在他藉其本身的政黨與『德意志祖國』的援助而開的一個會裏面，他喊道：『資產者們，勞動者們，你們聯合起來！』

但是，他并不會離開他之同階級的伴友們。一九一八年，他復進他們的工團裏面。他簡直是一個奇異的同伴了！當他起來公開反對『有組織的職工之低賤』時候，以手藝自豪的他，遂攻擊了解其自身的階級之無產者了。他對於工團所倡導的工資政策的見解，是以爲『中產階級，民族的智慧以及小規模的企業，都被工人們所摧殘了。』說這種話的人，當然是夢想着工人可以高陞到小資產甚而至於大資產的階級的地位，並且他寧可喜歡一羣獨立之人（self-made men），而不願意有一個有組織的并有連帶性的勞動的階級。

這種思想，最初是從那一個政治領袖來的呢？韋爾脫拉德羅（Walter Rathenau）這個猶太

貴族便是國社主義者所仿效而不盡的仇敵。他之精細的格言，一到了國社主義的工人手裏，卻變爲轟炸的材料了。「世界革命與宣戰同時開始；牠之真正的目的——固然是無意中的——是使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在施行立憲制與財閥政治制之下，替代了舊有之封建的統治階級。」拉德羅這樣地說着，帶着了憤世嫉俗與愁悶鬱結相混合的態度。祇要特萊斯勒重述這一句話，他就可拿做一種洩忿的呼聲了。拉德羅曾說過，將有三百人掌握世界經濟之主人翁的地位的日子。在十多年之中，這一句名言便成爲國社主義者之鬪爭的口號，并且遍載於他們的廣告他們的報紙上面；任何一種的宣傳，再也不能找到更動人的公式。狄斯累利 (Disraeli) 有一句名言：種族問題爲世界歷史之鎖鑰。這一句話，到了國社主義者手裏，也遇到同樣的運命。托洛斯基是爲資本主義所收買了嗎？特萊斯勒不敢絕對地斷定；但是，經過幾年之後，戈培爾 (Goebbels) 與羅森培 (Rosenberg) 還十三分嚴重的爭論這個問題。他以爲，無論如何，許多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實是祕密結社的社員，這便是說：馬孟 (Mammou) (拜金之神) 的奴。僕前進報 (Vorwärts) (社會黨機關報) 在任何問題上不是與佛蘭克福日報 (Frankfurter Zeitung) 取同樣的論調嗎？在特萊斯勒看去，這

便可證明前進報所代表的社會主義并不是真確的了。這些推論不是屬於淺狹之見嗎？然而我們所趨向的時代，是重怨恨而不重思想的。

照上面所說的——雖然說得很簡單——我們可以得到所有國社主義的教育材料了。再進一步說，特萊斯勒本身，站在人與同志上面，也做了希特勒的材料。無疑的，德意志工人黨若是老跟着特萊斯勒走，牠將永為一羣小酒店裏的老主顧。然而，沒有特萊斯勒，這個政黨就不會存在，而希特勒將要從旁的方面去找他的學說之出發點了。

特萊斯勒的際遇，是一個真正的發明家的際遇。在一九二一年，希特勒使他事實上離開黨的指導機關——他在那時候為管理財政的領袖。名義上，他為一個政黨之安分的名譽總理——黨那時已得到很重要的地位——他仍在慕尼黑那些鐵路工廠裏面充當普通的工人，一直到那一天，被狂暴的同伴們指為『反動者』，遭受他們用鐵桿毒毆并被逼離開了他的職務。這是經過於一九二三年年頭，被希特勒所完全排擠之後，他以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暴動之牽連，與希特勒一同下臺。他當了巴伐尼亞邦議會之民族派議員到一九三八年，以後，他就在政治舞臺上銷聲滅跡。

三 德意志工人黨之保護人

「公正和平工人委員會」因為德國革命成功遂無所施其任務。一九一九年一月五日，特萊斯勒將他的團體改組為「德意志工人黨」，黨總理為新聞記者加爾哈雷（Karl Harter）。這個「政黨」共有四十個黨員；可是，牠也覺得有選出六個人組織政治委員會之必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黨的政治地位到了發展的時期，固然是極有限的發展：共產主義的共和國在慕尼黑被推翻了，并由社會黨與資產階級的聯合出來替代。在這個聯合政府裏面，事實上是軍人們當權。他們的心裏還踴躍着對於他們所認為勝利的四年戰爭的驕傲，對於斷送國運的忿懣以及對於賣國的痛恨。在軍人們看去，所有資產階級的政黨是都已筋疲力盡而且腐化了。其中唯一的部份，那個小政黨，是為着要求「公正的和平」而組織的。像「德意志祖國」那樣強有力的政黨，也忍痛接受停戰之事實，并且自己解散了。在其他大政黨看去，戰爭是已經結束了。然而

軍隊卻不以爲然，德意志工人黨也不以爲然。便是爲着這個原因，軍隊與德意志工人黨互相接近，而從這一種的接近，於是產生希特勒運動。

在那個時候，德國是遍佈着義勇隊：如愛拉爾特（Ehrhardt）旅團，如波羅的地方軍，如黑特伯克（Heydebreck）騎兵團，如斐佛（Pfeffer）羅斯巴克（Rosback）羅溫斐爾（Lowenfeld）魯梭（Lutzow）里區施拉（Lichtsclag）錢戈（Chiengan）奧伯蘭（Oberland）愛勃（Epp）等等義勇隊。不久之後，便成立了這些團體之中最強大的一個團體：『巴伐尼亞義勇軍』（Bayerische Einwohnerwehr），從後面這一個團體產生出『愛區里黑組織』（Organisation Escherich）（簡稱爲奧爾格區 Orgesch），後者的支部遍佈於全德國境內。隨後幾年之中，所有這些團體對於國社黨都有了頭一批的徒衆之供給。

一九一九年，有一個重要的人物加入這個小政黨，對於後者的前途將有決定命運之重要性：這參加者乃是來自愛勃義勇隊的羅姆大尉。羅姆是一個勇敢的軍人，而究竟不過是一個軍人，他以過戰壕的生活爲他的要素，曾經好幾次受傷，始終是不忘情於戰爭。他在革命後，極力鼓起勇氣；

他說：『我在事實上似乎不屬於這個民族了，我祇記着我是會屬於德國軍隊的。』其實，羅姆將這句話放在他的一個同伴的口裏說出，可是這種話實表現出羅姆本人的思想。他對於許多軍官懷着強烈的厭惡。照他所述，那些軍官裏面有幾個人，在戰時的行動是可以煽動十幾次叛變的。可是他懂得指揮軍隊，他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他憑着情緒來做政治的活動，也憑着情緒而入迷途。他說：『我以軍人的眼光來觀察世界。我是存心偏袒的。』

羅姆是德意志工人黨之第六十號黨員；他為黨引來了好幾個國防軍裏的同伴，軍官以及士兵。這樣，自然有必然的趨向了。一直到一九二三年，國防軍與警察便成為國社主義運動的骨幹。

在那個時候，德意志工人黨已經得到兩個來自資產階級的保護者：著作家迭特力區愛加爾（Dietrich Eckart）與工程師戈特斐力特費德（Gottfried Feder）。愛加爾曾經充當雪爾（Scherl）之地方新聞報（Localanzeiger）編輯；他曾寫了幾部劇本，譯了皮爾金特（Peer Gynt）的作品。革命的弱點，尤其是巴伐尼亞共產主義共和國的弱點，激動他的興趣。他辦了一小張的 Auf gut Deutsch 諷刺報；這張報以粗俗的幽默口吻，但也以巧妙的新聞記者之反猶太主義的

論調，暴露敵人的弱點。最初，他與德意志工人黨的關係是彼此心照的。他的全副精神是注在他於一九一九年五月所組織的『德意志資產階級同盟』的計劃上面。

『工廠裏的工人果然不是資產者嗎！』在他的宣言裏面，他大聲疾呼地說：『我們要回復到單純的地位，我們要回復到德意志人的地位。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唯有屬於德意志血統的人纔可佔據行使威權的地位。』這個資產階級的同盟，當愛加爾相信牠是已經存在了之前，是已成立了有些時候：這便是德意志工人黨了。

在這個時期裏面，費德便給與德意志工人黨以科學的學理之外表。費德會長時期做過土木工程承攬者，在外國做過工作。一九一八年，有了三十五歲的年紀，他忽然奇想天開，發現了『廢除利息奴隸制』的原則；他用一夜的工夫起草一個條陳，將它獻與巴伐尼亞政府，他并很有把握地期待答覆。當然的，對方婉辭謝絕了。從此之後，他的生活是可想而知的：一個『被拒絕者』爲着實現他的理想而奮鬥。在受他的影響之下，德意志工人黨便開始製定綱領。主要的幾點是：土地權最後歸於國有；禁止私人間之土地買賣；羅馬系的民法改爲德意志系的民法；銀行國有；『無期的利

息』改爲分期償還本金。對於猶太人的待遇還是相當溫和的；他們不得充當法官，充當教員，也不得充當德意志人民的首領，但得從他們同類裏面選舉出席國會的議員。這是對於將來而言的。關於眼前的呢？『我們所要求的可以包括於其他左派政黨的範圍裏面，無須在這裏標明出來。』一九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德意志工人黨的機關報，慕尼黑觀察報（*Münchener Beobachter*）（後來改名爲人民觀察報 *Völkische Beobachter*）便是照這樣的將原文公布。

是的，在那個時候，德意志工人黨還是屬於「左派政黨」的。那時牠有着哈雷——有分寸的新聞記者——與指甲還染著無產者之鐵屑色的特萊斯勒。至於費德呢，他並不是一個能將這麼小的隊伍拉上新路徑去的領袖。

然而希特勒之加入政治還是受費德之賜的呢。

四 希特勒之黯淡的過去

亞多爾夫希特勒以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布羅諾（*Braunau*），他的父親曾在這個地

方充當奧國稅關關吏。關於他之少年時代的材料，只有他自己所著的我的奮鬥史（Mein Kampf）一書可以參攷，不過這本書裏面有許多不清晰的地方。希特勒的祖先爲瓦德維爾泰爾（Waldviertel）地方之小農。這個地方是上奧大利之一個隱僻而又貧瘠的區域，充滿着羅曼提克的景色。過去會經過好幾次農民革命與宗教戰爭，可是很早已信奉天主教了。希特勒的父親最初是鞋匠，經過多年之生活上艱苦的奮鬥，乃做到了官吏。這種堅忍卓絕的精神，有的地方是傳到他的兒子身上。

希特勒最初是在巴梭（Passau）——屬於巴伐尼亞，其後是在林斯（Linz）——屬於奧大利，過他的童年時代。有一個傾向於汎日耳曼主義的教師對他灌輸了虛偽的歷史概念，將世界歷史作爲日耳曼英雄之紀功文字似的講給他聽。這樣，便使希特勒永遠得到偏見的精神之培養了。

在十六歲那一年，希特勒失掉他的父母，并且自己幾乎死於很嚴重的肺病裏面，他在學校裏考試落第，於是在家裏閒住了兩年。在他的自傳裏面，他對此並沒有加以掩飾。據他自己說，學校考試之失敗是由於他夢想成爲畫家。可是，要實現他的理想，他又缺乏天資，維也納美術學校校長很

無情地對他這樣說。固然他確有相當之繪畫的天才，然而，要進建築學校去，他是缺乏了很深造的科學之根柢。

不久之後，他缺乏金錢以繼續他的學業。不管做什麼，他必須勞動。因此，他在維也納充當工匠的助手。昨天呢，他還是美術學校的學生，藝術家。今天呢，他變成了泥工徒弟。他從他的父親傳下來階級的自尊心理。雖然命運迫他到這種地步，可是他尚是矜持而不甘自棄的，這便是說，他不願意淪為『無產者』；在他的眼光看去，這是有重大關係的。

在學理方面，希特勒是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可是，在實際方面，他對於人生還有不懂的地方。他所遭遇之個人的頭一次經驗，便是關於勞動者們彼此相牽繫的連帶性。他的同伴們強迫他加入他們的工會。很堅決地，他不願意與『無產者們』同其命運。『我的衣服還是整齊的，』他說：『我的談吐還是不俗的，我的態度還是謹慎的。我從事勞動無非是為着維持生活，為着繼續發展我的智識，即使只能緩緩地發展。我將絕不憂慮到包圍我者，假使……』是的，假使包圍他的人沒有憂慮到他身上，而且沒有強迫他與擁護勞動者的權利之組織合作。

希特勒切實地回答道：「他不能夠也不願意與『反對一切』的人們做同志；他們把國家看作資本階級的一個創製品；把祖國看作在資產階級手裏用以剝削勞動者的一個工具；把法律看作壓迫無產階級的一種方法；把學校看作養成奴隸的中心；把道德看作一種愚昧的繇羊式的耐性。」

他拒絕參加的結果是被他的同伴趕出工場。反馬克思主義因此在他的心裏面長出萌芽了。在二十歲前後，希特勒改換他的職業，而學習建築學圖案。關於政治方面，他是站在觀察者之地位的；或許在那時候，政治不是他之主要的關心所在。他在林斯學校時候，已經有信仰『大德意志』與厭惡多瑙河流域的君中國（奧國）之培育了。

在這個雜處着日耳曼、斯拉夫、馬札兒、羅馬尼亞各種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國的都城（維也納）裏面，種族問題當然要鑽進希特勒的心裏面去。爲着在維也納有許多猶太人，因此，反猶太的運動在那邊佔了優勢。維也納市長加爾魯格博士（Dr. Karl Langer）社會基利黨之一個領袖，是反猶太運動的勇士。希特勒受了他極大的影響，其程度是遠過於那時已經存在的奧國國社黨人們

所影響他的。在那時候，希特勒與後者們尙是毫無接觸的。然而，魯格是想利用宗教來同化猶太人，希特勒卻是不然的。他乃是基於人類學觀念的反猶太運動者。在他看去，種族是包括一切問題的。至於信仰則不能算做什麼的。而所有這種地方，照希特勒自己所說，是在維也納時候萌芽出來的。當他離開維也納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堅決的反猶太運動者，這是很可能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不見得他已經是一個存心的反馬克思主義者。

一九一二年，希特勒僑居慕尼黑。他自稱爲建築圖案家。但實際上他是做房屋油漆工以度日的。他覺得在慕尼黑比較在維也納舒服。我們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他厭惡維也納。慕尼黑成爲他之繼承來的祖國。奧國徵兵委員會將他除名了。一九一四年八月中間，他以志願兵的資格加入巴伐尼亞第十六預備隊。這一批軍隊在戰時受了特別重大的損失。我們不管那些辯論者所爭論關於希特勒在戰陣上的行爲。我們只須說到他曾得了一個鐵質獎章，這種勳章原是極少頒給一個尋常之伍長的。他曾經兩次受傷，不過，我們總覺得有可奇異的地方。他爲什麼緣故不能昇級而使之無可非議的領袖的性格，何以不能夠應付這個環境，何況這個環境是完全可以使他容易扮演這

個腳色的。一九一六年，他拒絕被派往奧國軍隊服役。在戰事快結束的時候，他幾乎爲着中了危險的毒氣而失明。這是有生以來之第二次，他的身體受了病魔之極嚴重的戕害；他的智力曾經衰弱，歇斯的理病象曾經出現。

希特勒在他之駐紮於特羅斯登 (Traustein) 的預備隊裏過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在共產主義的革命時期中，他重進於他之駐在慕尼黑的軍隊。有人說他在那個時候曾對接近他的人說，他願意加入多數的社會黨。如果這是的確的話，他必是爲着策略上的作用，而不是由於信仰上的作用。在許多人看去，多數的社會黨那時是帶着右派政黨的色彩，很久牠已經失掉牠之戰前的原來面目，而又還未取得新的面目呢。

五 追求政黨的軍人

在國防軍與義勇隊收復了慕尼黑之後，希特勒在步兵第二旅裏面做了人們所不都感覺興趣的活動。他是處分革命陰謀預審委員會的一份子，而且擔任起草公訴狀。他以置失敗的敵人於

死地而感覺愉快。至於後來他之必須以斫頭手段壓迫他的政敵，這實是他已經在步兵第二旅裏開始下手了。

他曾在國防軍所組織的政治訓練班聽講，一九一九年六月，他聽到費德的一篇演講。這一篇演講會使希特勒十分感覺興趣。這些反革命的軍人們不以僅僅做了軍人便可以滿足；他們想組織一個政黨。希特勒便以費德的主張作為他自己的意思，他於是成為這些軍人們的發言人。生產的資本與投機的資本的學說也影響到了希特勒的長官，治爾（Giehrl）指揮官。

希特勒在軍隊裏面開辦一個反猶太運動的辯論會；他的長官們，在參加這個會後，覺得他可以在慕尼黑的旅部裏充當一個優良的政治教導官（Bildungsoffizier）。這種政治教導官的任務，是在軍隊裏面演講，是引導軍隊「恢復國家的和愛國的思想與觀念。」希特勒於是利用這個機會以練習演講家的技術，并以恢復他之被毒氣所嚴重損壞的聲腔，那時候的聽講者中，有許多後來是加入他的政黨的。

不久之後，他與費德結交，費德乃是德意志工人黨的老板之一。雙方的聯絡於是建立起來。靠

在希特勒身上，國防軍軍官之追求一個能夠實現他們的政治主張的政黨，或是說，他們之企圖利用一個政黨以做政治活動，現在能夠如願以償了。

在一家酒店後廳裏面，希特勒頭一次參加德意志工人黨的聚會。憑着他的性格，他壓服了聽衆；在反對巴伐尼亞分離黨的爭論當中，他制伏了他的對手。特萊斯勒請他入黨。希特勒使與以接受，他於是做了政治委員會之第七號委員（不是第七號黨員，黨在那個時候已經得到很多的參加者）。這是經過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可是，隨後還有九個月之久，希特勒仍留在國防軍裏面服務，一直到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那時候，他已被目爲有名的演講家，活動者和取媚羣衆的人了，而他仍向國防軍領取薪餉。他之黨中同志，是那些人們覺得在幾個問題上聽命於整千成萬的黨員是不如在一切問題上聽命於政治委員會之七個委員的。這種排除一切行動的情緒，是天造地設的任希特勒來統治了。希特勒開始使自領黨的宣傳部。由他來決定舉行公開集會的日期，地點與提出討論的問題。關於其他更重要的問題，譬如說黨的圖戳應該是圓的或是方的，他卻讓給他的同事去決定了。

然而這種分權的辦法即在開始時候就不見是圓滿的一九一九那個年頭充滿着委員會委員之間彼此極激烈的與極滑稽的對立。比方說，領袖哈雷就不肯承認第七號委員有演講家的天才。據他看，希特勒之有相當的才幹是無疑問的，但是，說到演講家，他將永遠不是的；而希特勒頭一次演講的成功并不曾使哈雷改變他的意見。一九一九年十月，在希特勒對着百多個的聽衆作頭一次公開演講後，哈雷就繼他登臺，請聽衆當心提防一種「徒事叫囂之反猶太運動」。

希特勒之第一篇公開演講的題目名爲「布萊斯脫——立托斯克 (Brest-Litovsk) 與凡爾賽 (註)」。這個題目乃是德國國防軍心目中之真正的題目，猶同布萊斯特——立托斯克條約是德國軍人心目中的一種真正的和平。希特勒是企圖，或是奉着命令而來，消滅將凡爾賽條約認爲逼訂布萊斯特——立托斯克條約之應有的責罰之見解。所以黨之頭一次公開宣言便是說到外交政策上面。以個人而言，希特勒在那個時候所反復糾纏於心中的是關於利息奴隸制與猶太人勢力之種種問題。可是，黨須首先做了對外政治之一個工具。

特萊斯勒所會有的意構，也是傾向於這個同樣的意義；他呢，是完全倚靠於軍隊的領袖們。軍

隊之最高指導機關是不存在了，然而運動本身的性質卻是存在着一個工人運動不是爲勞動者的利益着想的，而乃是爲『國家』的利益着想的。但是，這個『國家』是存在於國防軍軍官——如愛勃與羅姆等等——的營盤裏；他們聚精會神追隨他們的後進希特勒充當經營政治的開路先鋒。

〔註〕譯者按，布萊斯特——立托斯克爲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德國與鮑爾次維克的俄國簽訂講和條約之所在地。

六 綱領

『我們要成爲七十人呢，或是七千人呢？』這一個問題，仗着希特勒不斷的努力，成爲政治委員會之主要的任務。希特勒是已經理會宣傳是應該怎麼樣做：向羣衆活動，集中努力於少數的要點之不斷的提起，活動須有強固的堅持，等候成功須有絕大的忍耐。他有着準確的觀察，但他不易使委員會裏面同事信從他的見解。因此，他必須在會中堅苦奮鬥，而奮鬥的結果是使哈雷於一九

二〇年一月引退。

在這個時期當中，黨找得一個新老板，一個醫生，若翰丁斐德博士（Dr. Johannes Dingfelder）。丁斐德曾用日曼律斯亞格力可拉（Germanus Agricola）假名在民族派機關報裏面寫文章。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霍夫博羅（Hofbräu）酒店所開之有紀會價值的會中，這是他，而不是希特勒，充當主要的演講者。黨的綱領便是在這一次會中公布出來。

希特勒在他的日記裏面，對於這一次開會的情形，會有極偏袒的記述。富有抵抗力的一段而且為聽衆所靜聆的，乃是丁斐德的演講。希特勒和特萊斯勒與費德起草包含二十五項的綱領，希特勒於敵人們嬉笑怒罵之中宣讀出來。二十五項於是為大衆所共知，但沒有人與以注意。人民觀察報便不會談起。會中焦點卻為通過關於供給猶太人製造無酵麪包用的麵粉之抗議。

說我們不曾見過「國社黨」的綱領，但祇見過「德意志工人黨」的綱領，這實不是過言的。因為公布綱領的時候，還是用着德意志工人黨的名義。（希特勒本人或會比較願意他的政黨採取「社會革命黨」的名目。）

我們對於二十五項的綱領是不能根據牠的字面的，即以宣傳的工具而論，牠也不會得到如

費德與特萊斯勒所期望的功效。可是，爲着牠是表現着黨的精神緣故，我們不能與以忽視。下面是綱領的原文：

『德意志工人黨的綱領是暫時的綱領。牠的領袖們在本綱領所規定的目標達到之後，不能基於大眾的不滿，僅以本黨能繼續存在爲目的，提出新的目標。

第一條 我們要促進全體日耳曼人，根據民族自決權，聯合成爲唯一的大日耳曼。

第二條 我們要使德意志享受與其他國家平等的權利。凡爾賽條約與聖日耳曼條約必須廢除。

第三條 我們要求土地與領域（殖民地）以供給我們的國民，并使我們的過剩人口有向外移殖之可能。

第四條 凡屬我們的「同類」（Volksgenosse），方有公民的資格。凡屬日耳曼血統的，不問其信仰如何，方是我們的同類。猶太人絕不是我們的同類。

第五條 凡不具公民資格的人等，僅得以客籍名義住居德意志境內，并須受管理外僑的

第六條 凡具有公民資格者，方有決定國家的行動與製定法律之權。因之，我們要求中央政府或各邦與各縣之公共務職，不論其性質如何，祇許具有公民資格者充任之。

我們反對行賄的議會政治制與不顧才能與德性而以政黨中人攘據權位之壟斷制。

第七條 我們要使國家以保證公民的工作及其生存方法為牠之首要的任務。國家如遇不能養活全部人口的時候，牠應將異族的人民（非公民者）驅出德意志國境。

第八條 禁止非日耳曼的民族從新入國。對於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後移入德意志之非日耳曼的民族，我們要求迫其立刻出境。

第九條 凡屬公民，均享受同等的權利，負擔同等的義務。

第十條 公民之第一義務，為須擔任勞心的或勞力的工作。個人的活動不得損害全體的利益，但須在全體範圍內發展，而且為公共的利益服務。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要求下列各項：

第十一條 廢除非由勞動與努力而來的收入。

打破利潤奴隸制。

第十二條 一切戰爭必與人民以血與金錢之可驚的犧牲，凡個人之因戰爭而致富，應視同損害人民的犯罪行爲。因此，我們要求全部沒收所有在戰時獲得的利益。

第十三條 我們要求將一切已經存在的托辣斯收爲國有。

第十四條 在大規模的企業裏面，我們要求採用僱人分沾利潤制。

第十五條 我們要求全部改組救濟老年的機關。

第十六條 我們要求建立健全的中等階級并維持牠的存在；立刻將大百貨店收爲公有，而以低廉的租費租給小經營者；對於小企業，應由中央政府與各地方政府極力照顧以維持之。

第十七條 我們要求實現適合於民族需要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制定法規，藉以實行以公共的利益爲目的之無償徵用土地，廢除土地租金與禁止以土地爲目的的物的投機。

第十八條 我們要以嚴厲的鬭爭對付會做損害公共利益之行爲的人們，凡是犯了損害人民之罪惡的，如高利貸者，投機者等等，應不分信仰不分種族一律處以死刑。

第十九條 我們要求以德意志的法律替代主持世界之唯物觀的組織之羅馬法。

第二十條 爲着使一切有能力而且勤奮的德意志人得受高等教育，并可取得居於領導地位的職務起見，我們要求全部改革現行的教育制度。一切教育機關的課程，應當適合實際生活的需要。一到兒童的智識啓發時候，國家的觀念即應深入學校（公民教育）。凡是特別有天才的窮寒兒童，不問其父母的社會環境與職業情形如何，應由國家與以免費而負培育的責任。

第二十一條 國家爲注重衛生起見，應保護母性與兒童，禁止童年勞動，創辦強迫的運動與體操，補助一切從事青年體育的團體。

第二十二條 我們要求廢除傭兵制度，而成立國民兵役制度。

第二十三條 關於對付故意的政治造謠及其在新聞紙上流布，我們要求合法的鬭爭權。

爲使德意志的新聞機關能夠成立起見，我們要求：

(a) 一切用德意志文字出版的新聞紙，其經理與合辦人應屬於日耳曼血統；

(b) 一切非德意志的新聞紙，須在國家許可之下，方得發行。此種新聞紙不得用德意志文字出版；

(c) 凡是非德意志人而在德意志的新聞紙有財政上的參加，或企圖使德意志的新聞紙受其影響，應受封閉報社與驅逐非德意志人的犯者出境的處分。

傷風敗俗的新聞紙應一律禁止發行。關於對付使我們人民發生風化影響的藝術與文學運動，我們要求合法的鬭爭權；違犯上述規定的機關應與以封閉處分。

第二十四條 關於國內一切宗教的信仰，在其不危害國家的生存及不與日耳曼民族的倫理情感與風俗相抵觸的範圍內，我們要求保障牠的自由。

本黨，以牠之本身而言，是維持實驗的基督教的立場，並不與任何特殊的信仰發生關係，本黨，不論在內心或在外形，均以攻擊猶太人的唯物思想爲意志，而且牠確信對人民施行持

久的治療祇有依據內心的意志與站在下面的原則上：公共的利益是先於私人的利益。

第二十五條 爲求實現上述主張起見，我們要求在德國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中央議會應在全德國境內具有絕對的權威。

爲求實現施行中央政府所頒布於各邦的法律起見，應建設職業議院。

本黨諸領袖宣誓爲求實現上述各項主張而奮鬥，必要時，他們不辭犧牲自己的生命。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於慕尼黑」

這一篇用奇異的費解語法寫成的綱領之關鍵所在，我們可以從那個日期看出來。牠的制定人們，稱牠爲暫時的綱領。其實呢，這不但是形勢創造出來的一個綱領，而且是一個垂之久遠的綱領。黨的內部發生了競爭勢力的鬭爭後，遂迫使希特勒於一九二六年宣布這個暫時的綱領是不變動的，雖然希特勒本人對於那裏面若干點的價值是抱着懷疑的態度（他在他所著的書裏面曾公然承認）——因爲在一九二六年會有新的國社主義運動之產生，後者與慕尼黑平民所組織的政黨是無復有什麼共同的地方。

這個綱領乃是一個汎日耳曼主義的綱領，而以小資產階級的口氣表現出來，並且混合了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所產生的革命與反革命的各種理想。在國社黨，以少數的帝國主義的政黨的立場，着手與『太多了』的羣衆發生內戰之前，尤其是在國社黨的力量足以攫取與約束羣衆的心靈之前，這個綱領是已經制定成功了。在綱領裏面，還不會見有高唱任何本身的政治的要求，但將國家安放在幾種義務的前面。每節的開頭不會用着傲慢的口氣：『我們一定要』而還是用着民權主義的口氣：『我們要求』。

這乃是希特勒，國社黨之未來的領袖，將建立『大日耳曼』的追求列爲綱領的頭一點；這一項與第二項是表現了黨的外交政策的主張。黨老早已將第三項放棄了，至少是在牠的書面上；黨摒棄了追求殖民地的嘗試，而改爲追求德國東部領土的擴張。

帶反猶太性質的各項，自第四項至第八項與自第二十三項至第二十五項，實是表現出希特勒壓倒哈雷的勝利；不過，在暫時時間內，這還是帶着許多妥協性的勝利。在那裏面，這實是帶着民族

主義的趨向之反猶太主義，還是與這個簡單的口號：『猶太人處死！』相隔很遠呢。然而，我們必須說明這幾項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到必要的時候，牠們的實施範圍可以擴張到可驚的程度；希特勒在隨後幾年的演講裏面，便會有這麼做過。很久之後，在一九二八年，他重復採取了比較仁慈的態度：猶太人在安分守己的條件下可以居住德國，但當然的沒有當公民的權利。可是，到一九三三年，大家便看到這些例外的處分之用意是使德國的猶太人遭受物質上的絕滅。

第九項所包括之『權利平等』是對時代思想之確實的讓步。可是，國社黨黨人，從一九三〇年起，所開始建立的『國內之國』，乃反而完全建築在義務與權利之不平等的上面，便是希特勒在他的演講裏面所樹下基礎的將來國家，也是毫無二致的。

從第十項至第十四項以及第十七項各點，乃爲綱領之社會主義的部分。不久之後，裏面一部分公然的不復爲人所提起，并且被秘密的拋棄了。到一九二八年，他們便斷然的拋棄第十七項了。談到利息奴隸制且爲黨中爭論最熱烈之一點的十一項，在一九二九年後，得到出於綱領制定人的意料之外的重要地位。這一項，連同第十七項的放棄，使黨獲得負債的地主的擁護。

第十五項是綱領之關於『社會的』一點；第十六項可算爲綱領的中心；這便是後面這一項談到了中等階級關於應該將大商店給與佣人或是給與小商人的問題上，後來在慕尼黑所開的國社黨大會，則宣布應該給與後小商人。

第二十四項是用最巧妙的外交手腕寫出來的，牠認定黨爲非宗教的性質的，但同時又強定了黨之經濟的倫理觀。第二十三項可以說是宣傳的綱領，牠實表現出實驗的機能，因爲牠只談到了宣傳的工具而并不指定宣傳應該是怎麼樣做。在這一點上，精於宣傳的希特勒可以，趁着適當的時期，在未來的國社主義的政府裏面，保持一切宣傳的工具。綱領在這個地方顯是具有機智的，因爲b節所述，如照後來所加的解釋，是表示如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可以繼續出版，但須用猶太文字。

關於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之第二十五項，實是出於希特勒個人的意思。在其後幾年當中，或許希特勒明白了在必要時候應放鬆些他的中央集權的學說之嚴格性。從這種地方，他實顯出是具有用游移兩可的言語如火焰一般地發揮他的思想之堅強的構造而在這個火焰後面他卻

想法逃避的天才。然而，他老早就理會應該怎麼樣辦；或許，其後數年之中，他需要飄流於巴伐尼亞的水裏。可是他并不諱稱巴伐尼亞的聯邦主義是他最擔心的敵人。第二十五項便是等於說：注意呀，這不是一個巴伐尼亞的綱領，這乃是一個反普魯士的綱領啊！國家是建築在權力上面，而不是在合同上面；德國的中央政府不應是一個聯邦政府，而應是一個整個的機體；德意志人不應生活於各為各的與單純并列的狀態之下；他們是應受統制的……。

隨着黨的發展，綱領所申言其它各種的要求，都流為齋粉了。唯有上面所說的要求，是不受撼動的，並且成爲黨對於政府的初次經驗的根源。

七 進攻城市的兩個人

希特勒現在到了一九二〇年的關頭，他幾乎是單獨一個人同一個極靠不住的綱領。因爲，除他之外，黨可以誰爲主腦呢？愛加爾只向『資產階級同盟』着想。費德或許因爲他之有些理想會被錄入綱領，而覺得滿意，但他是對於他自己在一九二〇年五月所組織的『反利息奴隸制同盟』

更感覺有興趣。在他的宣言裏面，他說：『我覺得政治的生活是被不實際的，私心的，虛偽的，爲貪慾與幻想金錢所迷惑的首領們之仇視心所荼毒了，我覺得到處是由財閥政治來統治的。』在希特勒看去，這樣地說話的人是一個不良的政友；希特勒呢，他以狂熱與偏執爲成功之必要的條件：『你們不要，他說，以怨毒對待我們的民族與我們的世界觀之敵人而覺得是可恥的，你們反而應當保持這種怨毒的心呢。』

可是，在一九二〇年年頭，希特勒在一個很年輕的新聞記者海爾曼埃塞(Hermann Esser)身上，找到一個可貴的黨徒。他是於國防軍新聞部結識埃塞。這個少年不見得使是一個理論家與實際的工作者；他實是一個徒事叫囂者，而且領會這個技術實更有甚於希特勒。像希特勒一樣，他懂得利用反猶太主義的武器，可是他呢，還懂得以攻擊個人來激動他的聽衆。他是一個確實的抄襲家，同希特勒一樣，是爲才辯的魔怪所驅使，而且爲出身最卑賤的魔怪。希特勒尚有若干自制的地方，埃塞則并此而無之。一九一八年八月，他在克姆登(Kempten)組織了一個革命的學生會，他加入過一個軍人團體，并且曾要求絞殺幾個資產者；一九一九年，他還在一家社會黨報紙執筆。這

乃是在國防軍裏面，他纔找到他的路線。希特勒本人，雖然是缺乏了靈敏的感覺，但後來也避免將這個在最初時期所找到的心腹放在前臺，然而在開始的時期當中，埃塞實爲他之無可替代的幫手，因爲那時他唯有埃塞一個人。

希特勒與埃塞絕不會藉顯著的鬪爭征服了慕尼黑城，也絕不會在最初開大會的時候，實現了特殊的功績。當希特勒在著作裏面或在演講裏面，講到在他之前，資產階級的政黨不能夠組織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他委實是錯誤了。恰恰是相反的，『民族攻守大同盟』便已曾開過迥異尋常的大會；在那裏面，有凱倫（Kerlen）——一個反猶太主義的煽動者——有羅彌德博士（Dr. Rohmeder）——僑居外國的德國人的運動之一個領袖——會使會場有興高彩烈的表現。在全德國境內，這個『大同盟』便擁有十萬個會員。在那個時候，無論什麼人，只要對大衆談到反對猶太人，他便可預先穩得成功了；而那個時候，在大衆們看去，國社黨僅是許許多多反猶太的團體裏面之一個而已。做這種運動也并不像如希特勒所說那麼危險。從『共產主義共和政府』顛覆之後，『赤色流氓』是很受人威嚇，雖然他們忍氣吞聲放任反對者們到他們自己的會裏發言。或許當社

會黨領袖們被控爲猶太流氓所收買的時候，他們重新起來抗爭。然而，這與後來在希特勒派所開大會裏面所施行有組織的恐怖，相隔還很遠呢。

八 褲子摺痕之爭論

說句實話，在那個時候，資產階級的動運之最壞不過的敵人，便是國社黨本身。牠雖然還未在資產階級的會裏搗亂，但是那些比較馴良的敵人作不誠實的鬭爭。在那個時候，資產階級的機關報慕尼黑快報 (Mu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的總主筆日利克博士 (Dr. Gerlich)——後來爲國社黨之強項的敵人——根據眼前鬭爭的意義，得到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如下：『凡是屬於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不論他是屬於社會民主黨，屬於獨立的社會黨，或屬於共產黨，都算是馬克思主義者。』國社黨便將這個公式擁爲己有，隨後并利用牠以攻擊任何人，而且以攻擊牠的發明人，後者且被控爲猶太人與擁護馬克思主義。

國社黨所要攻擊的競爭者還是不少呢。在那個時候，有着比較特萊斯勒的政黨還有力量，且

爲同一批的人所主持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黨』(Deutsch-Sozialistische Partei)牠以一九二〇年四月在哈諾瓦(Hannover)開一個名符其實的大會。牠的政綱是採取了好些費德與丁斐德的理想，而且揭發比較國社黨的主張還有膽量的土地改革。牠之最傑出的運動者名爲瓦里亞斯特萊撒(Julius Streicher)——努連堡城之學校教師。在一九二〇年，衆議院舉行選舉時候這個政黨竟然冒險提出牠的候選人（這爲國社黨在那個時候因爲缺乏金錢所不能辦到的）但也不會成功。

在德國北部，還有着另一個可怕的競爭者，這便是今日變成國社黨之一個平凡的黨員李嘉德孔茨(Richard Kunze)所組織的『德意志社會黨』(Deutsch-Soziale Partei)。費德有一個主張，爲希特勒所望而卻步的，而孔茨卻敢加以擁護；這個主張是：國家宣告破產。最初，費德會主張將所有戰事公債照貿易的貨幣通用，無須在表面上顧慮發生貨幣膨脹的影響。現在他卻主張取消國債；在他看去，這個辦法將使出貸者的資本受到致命傷；這便是後來施行膨脹政策而得有效效的辦法。孔茨很快便得到可怕的政治活動者的名譽，而他的政治地位似乎可以得到廣大的

前途。

這些政黨便是那個時期之希望獲得民衆擁護的競爭者們。然而在反猶太的立場上，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派政黨是似乎處於不可動搖的地位。

如上所述，祇有鬪爭這一條路了。爲着應付德意志社會黨與德意志社會主義黨起見，他們頭一步便想採取一個比較妥當的，比較迎合羣衆心理的名稱。特萊斯勒的政黨是與奧國的國社黨相結合的。奧國人覺得有改換這個政黨的名稱之必要。於是有人提議改爲『德意志工人國家社會主義黨』。但是，奧國人方面，對於『工人』這個字眼發生異議；而在慕尼黑方面，則對於『社會主義』這個字眼引起了爭論。後來還是照這個名稱整個的採用了，雖然是遇到了希特勒的反對。從一九二〇年四月起，特萊斯勒的德意志工人黨便改名爲德意志工人國家社會主義黨（國社黨）（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或簡寫爲 N. S. D. A. P.。

不久後，牠便與資產階級的政黨開始發生衝突。奧斯卡柯爾奈（Oscar Kerner），國社黨的發起人之一，便在民族攻守大同盟所組織的一個會裏，以嬉笑怒罵的態度痛施於大同盟的委員會

人員，並且責備他們不具一點人民之真正的情感，而人民還是站在他們的前面呢。於是在人民觀察報上面——這個報在這個時候還未屬於國社黨——彼此交換攻訐的文章。人民觀察報的總主筆，以豪放的口氣，指明說民族的理想並不是一個政黨所能獨佔的所有物。希特勒的回答便是責罵他沒有勇氣，而柯爾奈卻寄給他一封忿怒萬分的更正信。在這封信裏面，他要禁止這個新聞記者稱呼他爲無產者，因爲他的褲子是沒有摺痕的。

柯爾奈不過是國社黨裏面一個態度不明的份子。可是，在上面那一句話裏面，他實表現出所有各個同伴的精神：對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仇視。

九 綱領之初次的修加

不過，鬭爭應須暫時停止。國社黨還沒有充分的力量明目張膽來攻擊牠的競爭者。尤其是從希特勒以是年四月一日離開國防軍後。現在他需要恢復他的生活條件，至少須恢復一部份；至於其它部份，他的朋友們，像愛加爾等等，可與援助。因此，希特勒接受在若干時期中充當民族攻守大

同盟的演講員，他於大同盟在各城市所開的會裏，仍舊講他的老題目：『布萊斯脫——立托斯克條約與凡爾賽條約。』在這些會裏面，他領受酬金；而在他的政黨所開的會裏面，他則不受報酬。

過於恩促決定的國社黨綱領，在那個時候，已經使希特勒感覺忐忑不安。譬如，他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慕尼黑所開一個會裏宣稱：照國社黨的意思，產生財富的『工業資本』是不應該與以動搖的，唯有猶太的，國際的與來自國債的資本應與打倒。照這樣說，綱領第十三項是被否認了。反之，第十五項的範圍卻是大見擴張，現在增加這麼一段：『國家應保障全體勞動者之最低度的生活。』這是幻像着一個國家，在那裏面，公共救濟的事業之得到發展的程度，比我們眼前在這一方面所看到的一切情形，是超過萬萬倍了。

十 有權勢者的援助

在這個時期當中，政治大事變的波濤激盪了這個僅能隨波逐流的小政黨。加勃(Kapp)在柏林起事失敗了；反之，國防軍與義勇隊以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在慕尼黑推翻了霍夫曼(Hoff-

mann) 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并代以嘉爾 (von Kahr) 政府。在這一次政變裏面，羅姆同志扮演了重要的腳色，而希特勒便不會有這種幸運。在這個時期當中，希特勒的活動是着重於組織黨的演講會與佈置黨的機關。那時黨的機關是設在舊城中一家小旅館之一間簡陋的房間，裏面僅僅陳列着幾張櫃子與木架。

巴伐尼亞政府的更動，對於國社黨方面，發生了良好的結果。黨現在受到正式的保護；新首相嘉爾便在巴伐尼亞議院中對牠大與頌揚，警察也擁護牠。在巴伐尼亞內閣裏面，嘉爾無寧說是扮演着偶像的腳色，不過因為他之出面是有用處的。實權卻是操於警察總監包勒 (Pöhner) 與其助手政務處長佛力克博士 (Dr. Fick) 的手裏。

包勒是一個富有經驗的官吏，具有聰穎的天資，深受微德斯巴克 (Wittelshuck) 的影響，帶着近於普魯士而不近於巴伐尼亞的毅力。對於革命的思想，他簡直是到了不理會敵人是有所思想的程度；他并不起來與以攻擊；他簡直是不懂得這是什麼東西。包勒確是有點發狂，但所發的是冰冷的狂。後來，他以厭惡的態度對審判官說他是做了五年之反叛共和政府的活動，他自己認為這

乃是神聖的任務。

在包勒眼中，除了有一點深沈的與缺望的性格之外，佛力克委實具有大部份之良好的代理人的資格。後來他對於希特勒也是這麼看法，雖然他是不精於鑑別人物的。包勒與佛力克便使國社黨享有警察所特予的一切便利。有人對包勒說道：『總監先生，外面有着確實的政治暗殺機關的組織！』包勒回答道：『不錯的，不錯的，可是這還見得太少了！』國社黨因此得到寬大的待遇，而在那個時候，凡是自稱爲『愛國的』活動者，都可得到這種寬大的待遇。直到一九二三年年頭和國社黨對立的團體在政治上是比較佔有重要的地位。然而，因爲國社黨人是最激烈的，警察的仁慈，對於他們是更有價值了。

不久之後，國社黨的地位便超過了與牠對立的德意志社會黨和民族主義派各黨。牠便從事搗亂敵人的集會和組織街上的襲擊。因爲這樣，國社黨得到惡劣的聲譽，然而這總比無聲無臭的來得好些——從事競爭的原來是要如此的。在有一次會裏，慕尼黑一個猶太教長起來批評反猶太的學說；當然的，他激動了全場的暴怒。國社黨便懂得利用這一次變故，而從此之後國社黨的告

白上面便寫了：『禁止猶太人入場』的字樣。在那個時候的慕尼黑街上，看到了這種情況，這實比較各種各樣的辱罵『共和政府』還來得有效力了。從這裏面，我們看出國社黨之反猶太運動并不是一種逢場作戲，牠之對猶太人的仇視乃是十足的成色；而這種確實的態度，是為兩年來困於黑暗政治的羣衆所歡迎的。

混合着粗狂的辱罵與狂暴的行爲；這便是國社黨從事宣傳的辦法；而這種宣傳的辦法是從此創造出來了。

第二章 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

一 希特勒爲誰奮鬥呢

德國不會漂亮地結束戰事。牠不會像從前的荷蘭那樣以寡勝衆，也不會像迦太基與墨西哥那樣覆滅於最後的慘劫。牠的總司令官鷹昏了，牠的皇帝逃走了，牠的人民不能以革命的抵抗力來反抗敵人。然而我們不能以此責備他們人民，也如我們不能責備巴黎人民，於一八七一年，在同樣的情形下，受着饑荒的壓迫，終於屈服求和。反之，我們所要責備德國人民的，乃是他們對於事變沒有深切的了解，而將局面的瓦解認爲一種革命的成功——其實這種革命並不會存在。高舉着紅旗這一回事實，是不成爲一番偉大的舉動，也不構成一層深重的罪惡；但是，請被推翻的人物來與新政體合作——這種合作不久便變成了實際的領導——并以取消紅旗爲合作的條件：這便

是反『革命』的深重罪惡了，沒有人敢於藉革命的名義來統治德國，這一個事實便使革命在開始時期即遭受打擊。那些最少負責任的人物反得到了人民委員的頭銜，并在歷史上誤被認為充演查可賓（Jacobins，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激烈派黨人）腳色。一個政府應當自己有一個目標，而不改向徬徨迷路的選舉人徵求意見；應當自己向國民提出一個方案，而不該改由自由主義的學者來代起草；應當自己想法積極復興國家，而不能僅以保障安寧與維持秩序為牠的最高目的；照這樣做的政府，仍然可以簽訂凡爾賽條約，并且還能使這個條約仍然保持着革命的性質。然而結果呢，這個條約卻變為出於一個帶辦理事務之性質的政府手裏，而後者乃是代替帝國政府來拿起不名譽的筆桿，不怕染污了自己的手指。

凡是認識了那時的情形與參加事變的人物的人，便認識了真正的革命政府之建立是如何困難的，或至於如何不可能的。被壓迫者起來活動了，統一的社會主義者也有了意志不堅強的動作。但是，這些政客們，在不自知之中，做了資產階級的性格之囚人。德國的資產階級，最初并不是反對革命的。『踏上實際的地步』這一種步驟，并不是專專基於恐怖而採取的行動；這裏面實有點

暗示贊同之意，資產階級已作歡迎偉大的事變之準備了。及到了看見沒有一個革命的事變發生，資產階級重復下手活動，而是必然的，照牠自己的性質做去，這便是說：做反革命的活動。

可是，這個最初之贊成的見解還是存在着。傑出的著作家約瑟夫何夫密勒（Joseph Hofmiller）在最近所發表的日記撮要裏面，有關於慕尼黑之革命時期的記載。即是在這些原是決定不發表的冊子中。我們幾乎找不到對於事變的一個批評；希望革命進行順利，這幾是當時一般的情緒。許多公法家——忠實的保皇者——也歌頌政治的改革。到了革命黨人使資產階級失望之後，後者便發生做了錯事的感覺，在這裏面，資產階級實表現出，正如波巨美爾戈爾赤（Bogumil Goltz）所說的，德意志民族的性格：『我們是一種富有自制心的民族，而又有不規則的性情，容易為幻像及其反面的結構所刺激，總而言之，為悔恨與意識的交戰所惱亂。』

國社主義便是德國資產階級之壞的方面的意識之反響。

在慕尼黑，大家覺得意識不安定，未始是沒有理由的。在這個地方，革命的領袖為古爾脫愛斯勒（Kurt Eisner）。他是進步的自由思想之模範，一個純潔的與致熱烈者，一個公平無私之人；雖

然是猶太人與來自布勒門與北德意志的原籍，他卻醉心於巴伐尼亞的平民精神，猶同凡是認識了這種精神的人們一樣。他所不同於他之大部份的政治同伴者，便是他主張聯邦政體，並且在猛烈攻擊柏林政府之下，他領導巴伐尼亞的自尊心與個人主義進入革命的路徑。藉着倦於戰爭的與反普魯士的農民之援助，他推翻了人民所不愛戴的巴伐尼亞王，在這幾個星期中，他深得人民的擁護；便是到他被暗殺後，還有幾十萬人追隨靈柩，恭誠執紼。

巴伐尼亞的分離運動就此與革命同歸沒落了。就政治方面而論，巴伐尼亞內部的一致實有過於普魯士階級間的矛盾，在巴伐尼亞是比較不甚尖銳的。按牠的性格，牠是渴望政局穩定。當船隻傾斜下去時候，牠是整個被拖向一邊去的；但到了搖動力改換方向後，牠也可以整個被拖向另一邊去。牠本身的性質便決定了牠自己的命運：他曾將革命擴展到了共產主義的共和政府，而到了風勢轉向後，牠便將反革命一直擴展到希特勒的暴動。

二 新的鬭爭方法

一九二〇年，到了三十歲的年紀，希特勒教導這批羣衆別開生面來應付政治，同時，他自己也力加鍛鍊，并教他的黨徒訓練羣衆。他這一種活動，不論人們對於所發生的結果有如何批評，是深值得敬佩的。

在巴伐尼亞的都城（慕尼黑）裏面，反猶太的怒潮還未減退；國社黨人便來利用這個機會。在那個時候，民族攻守大同盟，或所有其它能够擔任廣告費與會場租費的團體所組織的演講會都能吸引羣衆。民族主義派各黨黨人也并不缺乏宣傳的能手。在好幾個月之中，反猶太的傳單裏常現着下面的通告：『抓猶太人進牢獄去，地方纔得到安寧！』希特勒不見能說得更漂亮些。

然而，僅僅有了理想是不夠的，僅僅常在報紙上登告白也是不夠的。沒有職業的希特勒，在恆心上面，算是超過了他的競爭者。到了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民族派各團體對於會場中的成績感到厭倦了。『我們不要徒事叫囂的集會，徒事逢迎羣衆的衝動我們認爲是可恥的。』有人在人民觀察報上面這樣地寫着。不錯的，每個星期都使全會場滿座了，而後來如何呢？這不是靠着這種辦法可以破毀凡爾賽條約，可以趕走柏林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使老闆們恢復主人翁的地位。總而言

之，巴伐尼亞政府現在乃是國民的政府了。

現在是靠在希特勒身上，來對厭倦的領袖們說道，如要獲得政權，必須經歷十三年不憚煩地將搗亂所得的成績彙集起來。希特勒是來自民間的。羣衆對於任何人都可表示贊同。對於在那個時候尚未受資產者之青睞的希特勒，比較對於民族派各團體之擁有相當資產的先生們，更是無限的容易表示贊同了。在後者們看去，媚民主義是一個不甚靠得住的政治工具。而在希特勒看去，這正是政治的目標。

在一九二〇年中間，因為這個，一個敵人的機關報已經指定希特勒爲慕尼黑之『最狡猾的搗亂者』。這是說錯了：他不過是最有恆心的而已。總而言之，他是不受不着實的虛文所糾纏的。

他是從實驗裏面鍛鍊他的宣傳方法——不久他便將這個方法大規模施行；他是靠着實驗而成爲現時代之天字一號的政治運動專家。他開頭是使用表面上極簡單的方法。他用從未見過之大面積的廣告以布告開會。這些廣告是血紅色的，並且寫上許多長的條文。很長嗎？其實三分鐘便可把牠念完了，每個字都寫得很大，很容易念。筆調還是帶商業式的，而每句常像蠅蟲那麼長，可

是有些寫得特別粗大的字可將空氣灌進步步荆棘的原文裏面去。那些口號是很容易記着的：『共和政府是猶太人交易所人與投機者的政府；』『打倒十一月事件的罪人；』『馬克思主義是爲德國掘墳墓的。』智識階級們望之而鼓慄，可是他們也將這些簡略的方式記下來了。

這些方式每星期至少在公告牌上展列兩次，羣衆是爭先恐後的來念讀。在慕尼黑這一間或那一間酒店裏面，牠是每星期兩次對着兩千多的聽衆反復提起。往往的，當聽講者聽過了三次之後，他便將這些方式作爲是他本人的思想之表現，而且他以能夠復從演講者的口裏找到這個而感覺愉快。幾個月之間，國社黨便得到幾千參加者，而且使他們堅認有再聽到他們所確信的話之必要。這樣，演講者在自己面前不僅有着尋常的聽衆，但是有着成千與高彩烈的合作者，他們且招到許多新人來參加。

三 開始傳播恐怖的是誰

從上節所述的裏面，我們看到了宣傳方法之一面：有恆心。可是，裏面還有着一個更重要的特

點：這便是活動辦法了。我們不要認此即是舉行吸引聽衆的演講這一回事。所謂活動者實是如下：好些國社黨的小隊伍，用着『秩序維持人』(Ordnungsmann)之好聽的名目，深夜在街上巡邏。若是遇到鼻部爲他們所不喜歡的人呢？這個不幸者立刻被迫到一個牆角，他們對之拳腳交加。許多野蠻的事件曾經發生：有些嫌疑人極力聲辯他不是猶太人，他便須遭受精細的檢查（這種舉動會施於一個長了鷹嘴狀的鼻子之南美洲某共和國代表身上）。這種狂暴的行爲，并非偶然發生的舉動，牠乃是屬於整個的計劃。這不是虛言的。國社黨的指導機關，追溯一九二一年的情況，會於人民觀察報上致詞贊頌道：『無所顧慮的討伐之精神，還能在這一年中，使黨之行動積極的同志有着蓬蓬勃勃的精神。』

國社黨的『秩序維持隊』(Ordnungsmann)是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夏天，牠的首領爲鍾錶匠愛彌爾毛利斯(Emil Maurice)，一個兇猛的好勇鬪狠者。照希特勒所說及其所製的傳說所講的，設立秩序維持隊的目的是專爲着保護國社黨會場而彈壓搗亂者。這不是的確的，在一九二〇年夏天，秩序維持隊之最無聊的工作，已經是以大聲叫嚷阻止聽衆聽到反辯者的發言。一直到那個

時候，在會場裏面，是保留着自由辯論的習慣，即使是在革命時期之極騷亂的會場裏面。國社黨人便將這個辦法改變了；在他們的會場裏面，演講者宣讀了一篇「詔書」，而不許任何人擾亂宣揚黨之志願的人。

有些聽講者應用了議院會場所認可的答辯權，結果他們祇有自悔孟浪。譬如，工程師巴勒斯德脫（Ballerstedt）聯盟派的『巴伐尼亞大同盟』之領袖而又為希特勒所特別仇視的，便曾有過這樣的遭遇。照人民觀察報所說，『他是被怒不可遏的會衆趕出會場，且帶了一點小紀念品走。』漸漸的，產生了用『一隻妙手』——照國社黨的機關報所說——將質問者趕出會場的習慣。

然而，國社黨人對這種『自衛的』成績毫不感覺滿足。在一九二〇年與一九二一年，他們常於敵人們所開的會裏面從事搗亂。在一九二一年九月，便是這樣的，希特勒親身侵入巴勒斯德脫所組織的演講會裏面，並且帶領他的徒衆闖上演講臺。隨後便發生野蠻的鬪毆，巴勒斯德脫又被飽以老拳。當聽到警察命令他停止鬪鬥，希特勒冷酷地回答道：『成了！成了！我們的目的已經達到。』巴勒斯德脫再也不敢說話了。』

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國社黨的示威運動也曾擾亂了新聞記者節——後者為慕尼黑之嘉年華會的慈善組織之一。

這些是單獨行動的示威運動嗎？完全不然的。人民觀察報答載說，希特勒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向聚於金特爾（Kindl）酒店的羣衆宣稱：『在將來，對於一切使我們已經患病的同胞之心靈發生敗壞影響的集會或演講，國社主義運動要想法與以破壞，必要時當訴諸武力。』

在一九二二年，有一個出於基斯（Gies）手而帶點表情派風調的基督像，預備放在總教堂用的，先放在慕尼黑黑城中展覽，但與慕尼黑黑人之尚古的趣味相砥觸；希特勒便威嚇說，若不把這個基督像挪開，他便與黨徒們親自動手將牠除走并毀成碎片。結果是基督像移走了。希特勒并不會注意到這個像是出於北方派之心裁的。

當然的，在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史裏面，所有這些事實都不會提起。國社主義的歷史家認這些狂暴舉動乃是一種果敢行爲與踴躍任事的精神之表現，在這裏面，已經含有勝利的把握了。然而，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恐怖』之惺惺作態，是不能與這種果敢行爲并行不悖的，也不能與公然

倡導的狂暴行爲并行不悖的在這種地方實顯出缺乏尊嚴同時也缺乏誠實的態度。固然在開始時候，國社黨黨人的活動不會釀成流血的慘劇，然而這乃是爲着敵人不慣於使用這種方法，而僅是緩緩地樹立抵抗的力量。

在政治的鬭爭裏面，國社黨黨人向德國輸入了直到那個時候所從未見過的方法，這實是他們所不能否認的。這些方法，一部份是取法於意大利法西斯蒂，但也有些地方是取法於俄國的『百黑黨』。到了敵人的抵抗力量樹立起來後，當然不能避免流血的事實；而在這十二年之中，曾流過大多量的血。從這個時期起，籠罩德國的恐怖，其責任是落在國社黨身上，即在希特勒身上；這乃是歷史上真確的事實，而且這種事實是根據國社黨本身所供給的材料而斷定的。

上面所列舉的證據，大部份是錄自人民觀察報。希特勒本身之參加恐怖行爲，是經過法庭判決而爲人所共知的。這是確實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在巴勒斯德脫所開的會裏面之搗亂行爲曾使他受了三個月監禁的處分——其中一個月不會受到緩刑的待遇。

我們若是說希特勒不會預料到他的行爲所能引起的牽累，這實是對他那樣聰明的人——

他的確是聰明人——有了悔慢的地方。但是，他將黨的利益放在公共的利益之上；他將利人愛物與奉公守法都放在他的黨章之下，對於黨，他已經認為將來國家興隆之所在的。他之不斷的攻擊敵人，結果是引起敵人對他的重視，而且打破了沈默的陰謀。到了後來，敵人終於一九二一年年底決定採取反攻的態度，那時希特勒則大見高興，而因此而發生的事變，便以『何夫博羅(Hofbrau)』酒店的鬪爭』之名稱，在國社黨裏面長留為不朽的故事。直到那個時候為止國社黨是必須自己出來鼓動鬪爭的。

四 希特勒之獲得機關報

在那個時候，國社黨之最有力的財政的支撐者乃是愛加爾。在個人方面，希特勒之得愛加爾的幫助實是不少。這乃是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後者對於希特勒有更顯著的幫助。

人民觀察報因為負債纍纍而宣告出賣。愛加爾與費德都對於報紙感覺興起。但是愛加爾本身卻處於惡劣的環境當中；他所辦的 *Auf gut Deutsch* 週刊是虧本不少。且將停止發行。那個時

候，國防軍由愛勃將軍出面而給與援助。愛勃會同羅姆組織一個團體，專以維持民族派的出版物爲目的。他替愛加爾籌得六萬馬克以清償 *Auf gut Deutsch* 週刊的債務。其實，愛加爾使用這一批款收買了人民觀察報。按這個報的債務而說，這當然是冒險的舉動。這裏面的危險便由國社黨去負擔了。

在十五個月之中，竟得了這麼蒸蒸日上的現象！希特勒以出身不明的軍人，與以黨員僅三十個財產僅一架打字機的政黨之演講者的身份，現在竟然有一個機關報了。這不過是一個週刊，是不错的。然而這有什麼關係？這一張報紙，其十五個月以前，僅許希特勒畏縮地附登一條廣告；直到那個時候，僅以二十行的地位記載他的演講，且有時還向他挑釁；現在這一張報紙可屬於他了。國社黨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受人民觀察報。從此之後，希特勒擁有做廣告的工具了。

對於照這個樣子做的德意志社會主義黨黨人，德意志民族派各黨黨人以及所有的教授和律師，希特勒則一一加以侮蔑。可是的確的，這些人們並不會蹂躪猶太人，並不會在會中搗亂並不會叫囂咆哮，也並不會虐待任何人。而且他們也不會有國防軍與羅姆大尉做後臺。

五 三千黨員

在這過去一年中，希特勒可以躊躇滿志了。埃塞已經在人民觀察報裏面寫文章贊揚他之演講家的天才，並指明他如何懂得征服聽衆。埃塞說：我們應該讓希特勒在德國所有各都市演講。這便是希特勒之博得榮譽的開始，而將來對於黨義方面是有極大用處的。

一九二〇年，這一年中，國社黨開過四十六次聚會，便是說，幾乎每一星期開一次。這是很可異的，牠的敵人們怎麼不會發現牠之成功的祕訣，其實是最明顯不過的：具有恆心，便可對於一經決定的事件堅持到底。在國內，國社黨能夠開了三十二次宣傳會，雖然是籌劃演講者的旅費常常成爲問題。在羅森黑木（Rosenheim）與蘭德收特（Landshut）各成立了地方支部。便是在佛蘭克福（Frankfurt）也成立一個支部，在巴登（Baden）邦內，蒲福斯黑姆（Pforzheim）城中也設立一個，領導者爲工頭微特曼（Wittmann）另一個支部設立於斯多德牙爾（Stuttgart）領導者爲烏爾素費（Ushofer）。

總算起來，這是一個好年頭。國社黨由六十四個黨員增加到三千個；增加了五十倍之多。以希特勒之演講的天才來解釋這樣的成功是不夠的。希特勒不過是一個小黨派的發言人——羅姆是依附在那裏面。羅姆即使不是義勇隊與軍人團體之隱在後面的領袖，無論如何，也總是一個極有權勢的人物。他替希特勒引來好些士兵與軍官，將他所能找到會活動的人物都送進國社黨裏面。另一個供給黨員與金錢者乃為『巴伐尼亞團體大聯合』，牠為右派政治團體之有勢力的聯合。然而，若是沒有一個懂得利用的人物，所有這些幫助力量將亦成為無用的了。這便是耐勞的希特勒主持宣傳工作；在他人祇願說了三次的話，希特勒卻知道對羣衆不厭倦的反復申說至四五次乃至於十二次。這是他，不拍用粗俗的口吻來對羣衆講說，祇要他的話可以深刻於人們的腦府裏面。說他是缺少風雅嗎？他實不怕那些更醜的東西。這是他，親身踏上街面活動，在他自己所開的會裏面預備同敵人爭鬪，而在敵人所開的會裏面從事搗亂。他敢做他人所不敢做的事情：鼓動恐怖、鬪爭與不公正的行爲之冒險，是由他來擔當，因為他知道如沒有不公正的行爲，便不能獲得權力。他人乃望而卻步，而受淘汰了。不過，希特勒實不免自己感覺到對於歷史與三千黨員負了

責任。

六 外交政策之攻擊

一九二一年一月，有人聽說工業家與公法家亞諾爾雷克培 (Arnold Reicher) 向聯盟國當局人物遞送一張說帖，內中提議武裝干涉蘇維埃俄羅斯。在人民觀察報裏面，雷克培曾寫了好些反鮑爾雪維克的文章，他這篇說帖是依照魯登道夫 (Ludendorff) 將軍之命令寫的。魯登道夫是於不久之前，來到慕尼黑。

而這正是在這個時候，國社黨得到一個實實在在的外交政策的理論。在人民觀察報——改屬國社黨已有十多天了——的新年號裏面，登有一篇不署名的文章；其內容所披露之有巧妙曲折的動議，實可構成國社黨好多年中之外交政策的綱領。這篇文章的作者觀察蘇俄有不久侵入波蘭之可能——雖然是在波蘭戰爭中蘇俄已經失敗了——而他便寫道：

「到了這一陣狂風驟雨集向德國東部邊境的時候，我們需要在那邊集中數十萬義勇軍。

若是在柯恩(Cohn)與雷維(Levi)的號令之下，德國鐵路將要實行罷工，事前已經相當的佈置好了的軍隊集中將要徒步前進。我們國內暫時不免有地方的共產主義政府之建立，但我們須忍耐着：管不到婦女們，管不到兒童們。兇猛的革命正同時西部的猶太人的態度相呼應，後者是攜有法國的大礮與坦克而站在萊因河後面，且望見東部的猶太人之受凌虐而大聲呼號。便是到了列甯本身進駐波蘭，我們還有時間來救援後者。波蘭是猶同患狂熱病的女人，救援者須先使她受點苦痛，然後再下手援救。最緊要的是使俄國軍隊再經過第二次坦命堡(Tannenberg)的戰仗（譯者按：坦命堡爲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德國軍隊大敗俄國軍隊的所在地），而退回牠的國境裏面。這將完全是屬於德國的好事業，而且是我們的復興之所由開始。退卻而無秩序的軍隊便是蘇維埃政府之最壞不過的敵人了。」

照上面所說，國社黨之『對外大政策』是從德國討伐俄國的計劃下手。因爲這篇文章的作者乃是國社黨之新進的政治理論家，俄國種的德國人阿爾佛勒羅森培(Alfred Rosenberg)。

羅森培有德國的籍貫，而又有俄國人觀念的思想。他以一八九三年生於雷瓦爾(Reval)在大

戰時代，他在俄國當學生；當德國軍隊向俄國前進時候，他自願——照他自己所說——充當義勇兵，但是人家對他不信任。與很多其他的俄僑一樣，他以一九一九年避居於慕尼黑；黑經愛加爾的介紹，他於是與國社黨人發生關係。他曾研究過建築學：這便使他與希特勒在個人之契合上另有一個接觸點。他能在最不可能的前提下，構成一種確實偉麗堂皇的建築的方式，他便將這種天才哄上了希特勒無疑的，在眼前的德國，很少有能以羅森培之奮發的精神在政治上現身說法的人物，也很少能在虛無飄渺的基礎上建立精細入微的錯綜理論的人物。華麗的圖案徒供束之高閣，建築師的心裁徒誤了自己的天才：你便是羅森培外交政策的方案了。

七 俄國人的影響

羅森培所向國社黨提出的對外政策，其所帶的性質並不是德國人的，而乃是白俄人的。慕尼黑為這些俄僑的科布林士（Coblentz）（譯者按：科布林士為德國萊因河流域之一個部會，被法國大革命所驅逐的法國人，於一七九二年僑居此城，藉這個地方作他們反革命的大本營），這些

僑民存心誘導德國再鼓動一次瓦爾米(Valmy)戰爭，藉以達到推翻猶太人列甯的目的（譯者按：一七九二年，法國僑民德恩普魯士出兵聲討法國，普軍與法軍大戰於瓦爾米）。我們若要揭破這種政策之祕密內容，須先找到對於猶太人問題所取步驟的關鍵所在。

我們若用沙皇的政策來形容國社黨從那個時候起所採取的對外政策，這或是言之過甚。然而，在事實上，這種政策精神上實導源於沙皇時代的俄國，從百黑黨與純粹的俄國人方面取法而來的。逃出故土之後，這些變成流浪者與無祖國者的人們，便將他們的觀念，他們的思鄉病和他們的仇恨，帶到歐洲中部與西部來。黑暗的和流血的俄國反猶太主義便傳染到了比較柔懦的德國反猶太主義。彌雷考斯基(Merejkowski)諄勸大家擯絕鮑爾雪維克的反基督的敵人，至於『西溫(Sion)長老的議定書(註)』還使大家誦讀有熱烈的興味。俄國之舊的反猶太主義正可為旅

(註)譯者按：西溫長老議定書是有人以謝爾志尼律斯(Sergey Nilus)的名字於一九〇五年向世間發表。據他說，這個文件是猶太人於某次祕密會議中所議決的計劃，牠的內容是猶太人企圖掌握全世界而鼓動革命的陰謀。這個文件，據說，是某婦人從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人物手裏盜來的。牠是否真確的文件，現在還成爲疑問。

外俄僑的反鮑爾雪維克主義之最鮮明的利器了。現在牠卻充當國社主義之對外政治的工具；這是絕對的錯誤的。說句實話，包圍希特勒及其同伴之反猶太主義并不是德國道地的。至於羅森培，他是永遠不變的反猶太主義者，他永遠的環繞全地球而追逐飄蕩的猶太人。

一九二一年五月底，俄國保皇黨黨人在上巴伐尼亞邦內之巴德·雷真哈爾(Bad Reichenhall)城中開一個大會，德國軍隊於一九一八年在烏克蘭所擁立的哥薩克的領袖斯哥羅巴斯基(Skoropadski)，便在會中充演重要的任務。他的黨徒曾與國社黨發生了悠久的關係，這種關係是維持到那一天斯哥羅巴斯基因得有法國人的同情而更嫌疑爲止。好些俄國僑民在人民觀察報上寫文章，在國社黨所開的會裏面演講，譬如說，斯哥羅巴斯基的情報部長聶米羅微赤·丹真戈博士(Dr. Nemirowitsch-Dantchenko)便是其中一個。

爲着不喜歡像杜洛斯基，像金諾維夫，像加米列夫這般人的緣故，羅森培便斷定說：『實在講來，幾乎全部的猶太人是鮑爾雪維克主義者；』我們還看到他很堅決地認定法國的猶太種財政家是鮑爾雪維克的同盟者。很快的，希特勒便將這些見解作爲他本人的意思。在人民觀察報新年

號裏面。他說，他深信這些猶太人，這些魔鬼，在腦中祇想做革命，祇想糟塌外族：『每個猶太人，他寫道，不管在什麼地方，祇管爲着這個最大的目標而努力，而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大肆活動。』

八 「法蘭西覺悟來吧」

在那個時候，國社黨之外交政策是反猶太的和反不列顛的，其程度是遠過於反法蘭西的。在牠看此，法國的內閣是做了『盎格魯·沙克遜世界營業公司的代理人。』在這個口氣裏面，與其說是帶了仇視心，不如說是帶了哀憐心。人民觀察報曾預言道：『歐洲國家之復興，』是需要『我們所用善意認識的與以誠悃的態度尊崇他之卓絕胸懷的法國人民終於承認了……』承認什麼呢？『有好幾種徵象可使我們預料到國社主義將在法國發展，像在其它地方一樣。』法國應當從新把猶太人關在『蓋托』裏面（譯者按：蓋托 ghettos 爲意大利古時在城市中另闢一地方強迫全體猶太人居住的區域）。國社主義的革命是向前猛進的，牠的鬪爭口號是：『全世界的反猶太的人們，聯合起來！』

同時，於一九二一年二月在克羅恩（Krone）馬戲場所開第一次龐大的會裏面，希特勒大聲疾呼反對英國。他說：『這是英國，用着奸陰的策略，企圖以鼓動永遠不斷的革命之手段，使愛爾蘭的人民瀕於絕滅；這是牠，竊據了具有悠遠的文化之印度。像英國將世界最偉大的進化民族之一——德意志民族——所剩餘之最後一點的自由都剝奪無遺，還有誰相信牠願意以自由給與弱小的民族呢？』

在這個時期當中，民族之物質方面的財產，在希特勒看去，是還重要過於武裝的榮譽。如果賠款問題可以取消的話，他便準備答應德國全部解除武裝，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之人民觀察報上，他向外交部長西門斯（Simons）喊道：『解決賠償問題（那個時候還未用納貢的字眼），爲我們排除值百抽十二的出口稅，防止這一羣強盜（國際聯盟）所加在我們身上的可恥的監督之延長，給與我們以繼續生存之可能，使我們得從可在德國激起內戰的危機中解放出來，然後我們纔可使世界得從巴伐尼亞的在鄉義勇軍所能激起的危機中解放出來。然後我們解除武裝。』

在幾年後，這一種政治會被希特勒形容爲做買賣的政治，牠是以取消債務的代價而出賣武裝權

與自衛權。

現在是到了倫敦方面下哀的美敦書的時期，後者將賠款的數目規定爲一千三百二十億馬克。當然的，特希勒與羅森培主張反抗。而不僅是用空話來反抗的。這些實事求是的政客們，已經在東方找到一個同盟者：『我們不要簽字，不要再演一次之太早了的五分鐘！整個的俄國正在起來反抗猶太人的恐怖』（羅森培說的）。『鮑爾雪維克的制度是開始動搖了。在一個不顧死活的鬪爭裏面，俄國工人是向猶太的嗜殺的兇狗反抗了』（希特勒說的）。

在一九二一年，這一種對外政策，爲魯登道夫，霍夫曼將軍與雷克培所倡導，爲羅森培所裁定，一部份爲希特勒向民衆宣佈，牠是傾向於組織一個反猶太，反鮑爾雪維克與反不列顛之大陸的歐洲。是由覺悟的德意志和覺悟的法蘭西的聯盟來構成這個運動的樞紐。

九 第一次怪會

即使說這種對外政策是危險的，或是不合理的，但無論如何，牠卻產生了圓滿的結果：靠着牠，

希特勒擴大他的勢力範圍。他結識了魯登道夫。關於對內政策方面，另有一種共同的見解，使希特勒與魯登道夫彼此接近；這便是關於反巴伐尼亞之分離主義的鬭爭。不久之後，他門兩人背道而馳，一直到了一九二三年夏天，彼此纔從新接近。

希特勒擴大了他的勢力範圍，其實，他還未抓着羣衆在倫敦的哀的美敦書下來不久之前，民族派方面的競爭者，在奧迪安大廣場，開一個超過二萬人來參加的碩大無朋的會。希特勒也應在這個會裏發言，但是輪到他上臺的時候，音樂隊卻奏了一段音樂，結果使慕尼黑之最熱烈的演講家不能使聽衆聽到他說話。無論如何，他自己確信能夠利用倫敦的哀的美敦書以召集羣衆。有了二千三百二十億馬克的好題目供給導演家應用，他便想開一個抗爭會以反對這種脅逼的行爲。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希特勒首次冒險租賃了慕尼黑最廣大的大廳，克羅恩馬戲場。這個大廳可以收容八千多人。四千多人是到會來了。經巧妙的分配之後，他們把大廳坐得像很滿的樣子。雖然希特勒僅得到一半的成功，可是，他將使敵人們看到什麼叫做鬭爭。這些敵人們回到家裏，以二萬聽衆到會而自傲且自滿。希特勒在他那方面，則重新召集他的徒衆於下星期再到克羅恩馬戲場

來，他是不疲倦的，因為他知道，在這個狂風暴雨的時期中，羣衆也是不疲倦的。因此，憑着恆心，他終於得到八千羣衆到會。到了一天，竟然超過他之競爭者們所引爲滿意之兩萬的聽衆了。

希特勒的勢力現在是伸張了。原始團體之那些平民，漸漸地被推進黑影裏面去了。現在環繞於希特勒左右的，是一批新的幹部人員，他們具着狂熱的與冒險的本性，也具着發生疑問的聲譽；不過，無論如何，他們是與致蓬勃的，也正同希特勒本人一樣。

同希特勒一樣，這些人裏面，大部份是確信自己的；但是，到了緊要的關頭時候，沒有一個能夠達到希特勒之健勁的奮勵激昂態度。繼愛加爾——直到那個時候，他是委員會裏面之唯一的『先生』——之後，便來了羅森培與一個生於國外的德國青年，大學生魯多爾夫赫斯（Rudolf Hess），後者爲希特勒之最深摯的朋友，後來充當希特勒之私人祕書與最忠實的伴侶。這便是，或基於真心的，或基於利害關係的，信服希特勒的人們。

十 『領袖』

數千年來所傳下來的經驗，現在又證明是不謬的了；祇要三個人專心一致向共同的目標前進，即使是要征服全世界，他們也會達到目的。在克羅恩馬戲場得到一半的成功後，埃塞頭一個人，便向希特勒加上「領袖」(Führer)的稱呼。從此之後，在國社黨內部產了領導的小集團，牠之堅決肯定的信條是：希特勒同志對於黨人大眾擁有絕對的權威。

好些有名望的「好人」也從外面開始進來了。亞葉沙軍艦大尉黑慕特慕克 (Helmuth von Mucke)——一個民族英雄——也簽名入黨；他是一個有誠實的社會信仰之人，他對國社主義這個名稱，其認真的程度遠遠過於國社黨的首領。而在那些首領之間，彼此的對立也發生了。埃塞對於羅森培便懷着強烈的仇恨，當他忘其本分時候，他便將這個仇恨轉移到希特勒身上。

希特勒現在開始相信他本身。可是，在還有很長的時期裏面，照他之更有勢力，更有學識，更有睿敏之智慧的同事們看去，他還是一個區區的「打鼓者」而已。對着魯登道夫或包勒的面前，他或許確信自己並不是怎樣特異的。然而，當他在面前沒有對手的時候，當才辯從他的唇邊或從他的筆端——因為他的文章是與他的演講一樣——傾吐出來的時候，他或許可以夢想：『到了一天，

有一個鐵鑄的腦筋之人物，或許穿着骯髒的皮靴，但具有純淨的良心與堅強的手腕，將使這些軍隊的英雄默默不敢作聲，並且要允許人民活動。』

鐵鑄腦筋的人物嗎？我們忖度或許這便是這個爲時勢所眷佑的人，這個曾對四千多人演講，而在他情緒熱的時候，或許將他們看有八千之多的人呢。而骯髒的皮靴，他也有着；他呢，在他之大尉與中尉各同伴裏面，總覺得自己僅受普通伍長的待遇。然而，不管他之骯髒皮靴是什麼樣，以他的聰慧，以他之善於迅速應付最不可預料的境遇之本能，他是超過他們一切的；他已經不僅認識法西斯主義之重要性，且還能理會牠的方法，這個方法，便是墨索里尼同志——他也一樣是穿着戰壕的骯髒的皮靴來的——正在創立起來：他要『允許人民活動。』

後來，一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形容這個倣效羅馬的人物爲『戴提羅爾 (Tiro) 式氈帽之凱撒。』果然不錯的，這個維也納工人且自己常常在言語中流露出來。在眼前這一個時期，他的目的是成爲辦理宣傳的凱撒；他是具有皇貴的性格，但他卻情願鑽到羣衆裏面去。一年後，在他之新年宣言的結論裏面，他大言不慚地贊揚庫特馬勒 (Courths-Mahler) 說：『褐衛軍敬向司令之神致

禮。』而到了一九三二年底，當挺進隊被取締的時候，他使用了意大利法西斯蒂首領的口吻喊道：『在你們的心未泯之前，你們永盡忠於我。』

十一 『處絞刑』

然而，這種威嚴是放在後來用的。在他成功之最初時期，希特勒有着愛用譏諷之危險的癖氣，這個癖氣有妨礙他之活動的危險。有的時候，他的語氣竟像猶太人的難解語言。這是基於他要在聽衆面前過於忠實的摹倣猶太人的狀態與思想。當他說了『這些發狂的革命之鵝的喔喔亂叫，從猶太老醜娘羅沙(Rosa)到了這個發狂的猶太老母雞古爾特愛斯勒』的話時候，他之嘲笑的口氣是不存在了。當他大聲喊道：『我們提議維克多爾柯勃(Viktor Kopp)應縊死於俄國大使館的窗戶，這便是說，猶太的大使館；塞維林(Severing)和賀爾新(Horsing)應受至少二十年徒刑的處分，』希特勒在這個時候是比較斬截的了。

這些話便是初期的報復威嚇了。這算是頭一次說到『砍下頭顱』的話。國社黨的綱領祇認

死刑是應施於重利剝削者與投機者身上，但希特勒於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宣稱：『我們要將犯了禍國罪狀的政客從愛爾斯柏格 (Ersberger) 到西門斯，連同所有參預這些罪狀的議院之醜類，送到最高法院去。可是，我們堅決地希望這些罪人不得受很體面的槍決，但須絞死。我們敢先對將來的審判官說，爲着節省燃料起見，我們之大部份的反光鏡可以供給他們使用。』

上面的話是清清楚楚的寫在人民觀察報上面，而不曾使任何一個檢察官動怒。在那個時候，這張報紙雖然有牠之誇張的地方，可是非常適合於牠所提出的目標，與後來出版的比較起來，是永遠沒有辦得那麼良好。在這一點上，牠實是靠着年輕的主筆埃塞；他呢，反猶太主義者，懂得應用真確的模樣。與希特勒相比較，埃塞是遠具新聞記者的天才。希特勒最長於感動羣衆，但不能感動有批評眼光的讀者；要獲得後者的信服，則需要說具體的話，而這乃是希特勒所不能的。在這一點上，埃塞是比希特勒較有精神，較激烈，較少被疑慮所顛倒。這個國社主義的新聞學派是由米斯巴赫新聞報 (Miesbacher Anzeiger) 傳演下來的；後者是一張地方小新聞紙，憑着牠之堅強的反共和政府的仇視論調，牠於幾年之中幾至使全世界知名。很快的，人民觀察報學到摹倣牠的論理，

而與米斯巴赫這一個小報相比較，牠卻有了自己的政治學理這個優點。

十二 內部發生革命

希特勒之新興的光榮開始放射到遠方了。他的名字是傳出慕尼黑城之外。一九二一年夏初，他在柏林過了幾個星期，在那裏與右派的團體接觸；而且曾在國民俱樂部演講。他一心祇想將他的運動擴展到巴伐尼亞境界之外，就中與從前的貴族總會之保守派領袖們，如瓦爾登堡（Wal-tenburg）伯爵和比爾（Behr）伯爵，發生密切結合。但是，當他出遊時候，事變突然爆發，并迫他急遽奔回慕尼黑。他之新興的光榮現已發生疑問了。那些國社黨的創辦人們，卻想推翻他們認為發展過度的希特勒。

這裏面的錯謬是有些地方基於運動本身的擴展過於迅速。黨吸收了好些友好的團體與外派的領袖，但不能夠消化。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努連堡成爲教師斯特萊撒的活動區域，他是一個民衆的運動者，他之反猶太的演講在效率上並不比希特勒的減色。或許在智慧上，他是低於希特勒

的他之世界觀的理想是幼稚的，所說的話是粗俗的，晦澀的與雜亂不清的。然而，在「公民的」毅力上，在缺乏廉恥心之一點上，他是超過希特勒；他能夠將自己所拋棄的東西重檢起來，他能夠常常以卑劣的情事向勞連堡人民講述，後者是愛受刺激，同一切大都市的住民一樣。當他抓到一個敵人——大多數是猶太人，他總有幾點的理由，雖然他是有過火與誇張的地方。簡言之，同埃塞一樣，在具體的意義上，他是超過希特勒；他所短者是缺乏了政治的規模，與致與教育。

斯特萊撒為希特勒之死敵。他不但肯屈伏於他的敵人，而且還有更大的慾望；他想推翻希特勒，企圖在後者的身上奪取慕尼黑的政黨之領導機關。不久，他從狄克爾博士 (Dr. Dickel) 身上找到一個同盟者。狄克爾在奧格斯堡城 (Augsburg) 領導一個非正統的工團，工團聯合會對於後者是取敬而恨之的態度，且目之為『黃色的』。對於特萊斯勒之德意志工人黨的理想，狄克爾認為是接近於他本人所有的。在好些地方，他還有着稍為『進步的』見解。經過國社黨的領導機關之邀請後，他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慕尼黑做一篇演講，在這篇演講裏面，他極力攻擊大地主，他認為後者與猶太人是具有同樣的危險；這乃是國社黨從來所未見過的，而且是對於大地產之唯一

的攻擊。

十三 特萊斯勒之與斯特萊撒聯合反對希特勒

狄克爾之出現臺上便是國社黨內部叛變的信號。這不是希特勒請他到慕尼黑來；那個時候希特勒是在柏林。請他來的乃是從前之『國社黨執行委員會』，即國社黨之創辦人們。他們從前曾在『德意志酒店』成立了為數僅三十人的政黨，而現在卻眼巴巴地看他們之新的隊伍脫離他們而趨附於希特勒。

這些創辦人原不是純粹的勞動者，他們也是這樣的自信；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自己卻以為是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窮人，他們自知本分；而從這裏面，便生出一種階級自尊心。他們認為有摺痕的褲子，是最美的德性之特徵，並且是所以區別於『投機者』的所在。由是產生一種資產階級的貧困之倫理觀念，這便是組織一種新的階級之確實的根據。破爛的褲子便成為無產化的中等階級之自傲心的代表物，正如胼胝的手新近成為真正的勞動者之自傲心的代表物。在這些

窮人們看去，黨之真正的總理乃是特萊斯勒；希特勒則不過爲執行委員會中之一份子而已。爲什麼希特勒可以壟斷權力呢？

這是因爲第七號委員懂得辦理宣傳，後者正屬於他的權限，而且幾乎是黨之唯一的活動。總理及委員會與委員們無非是這個膨脹過分的宣傳部之附屬品罷了。外面人所看見的是宣傳與管理宣傳的首領；徒擁虛名的黨總理儘可在都市外表現他之平庸的演講天才。希特勒之專門辦理宣傳，或許使他在數年之中將政治的功績之利用擱在第二步。

這小批的思想遲鈍而又模糊的人們，是不能夠與那個具有不固定的與有影響勢力的，且又永在爆發狀態中的性格的人物競爭。而且他這個人又爲黨引來一批自信本身之價值的新的份子，學生們，軍官們。在委員會裏面，他們或許沒有什麼職務，但他們在人民觀察報裏寫文章，在演講會裏發言，而且很蔑視黨的執行委員會。

只要不是怯懦的，委員會的委員們必定要下手鬪爭。他們便利用希特勒出游的機會。既然有人在柏林方面爲黨謀利益，爲什麼不就將黨的機關移到那邊去呢？我們不能與布魯勒（Brun-

Beck和斯特萊撒的德意志社黨主義會合併嗎？得了斯特萊撒的支撐，狄克爾便向特萊斯勒煽動。若將其它的黨派合併一起，大家站在權利平等的基礎上，便可以長期阻礙希特勒的權威，特別爲的是這種聯合需要收羅另樣更有毅力的而不同於這些慕尼黑黑人的人物。

希特勒的還擊是用着最極端的嚴厲手段：他立刻回到慕尼黑，並且揚言脫離國社黨。敵人不會預期到有這種步驟，便想法向他說好，尤其是特萊斯勒。特萊斯勒且受到責罵，如「無性格的駭人」、「賤狗」這一類的話；而希特勒，在他那方面，卻宣言準備向黨員提出辯護。委員會也不能夠走這一條路。擺在眼前的是兩種辦法：失掉希特勒，或屈伏於希特勒，而委員會終於採取了第二辦法。我們如果想到希特勒手中是握着黨之實際的權力，尤其是人民觀察報，我們便可格外的領會爲什麼會有這一個決定。因爲黨於希特勒者有費德與愛加爾——後者弄來愛勃將軍的金錢——還有羅森培與赫斯，便是說，所有的「好人」而且支持他的還有埃塞，他是次於希特勒的黨之最好的演講家。黨不能夠失掉牠之最傑出的人才，同時也不能失掉牠之最寶貴的財政來源與機關報。

十四 希特勒到底靠什麼以維持生活呢

希特勒的勝利是將近於成功，而他忽於是年七月十四日送一封哀的美敦書與黨的領導機關，在書裏面，他要求行使狄克推多的權力。反對者方面，感覺萬分憤怒。他們便向黨員散布傳單，在那裏面，控告希特勒的罪狀，而所提的罪狀并不是毫無根據的。就中有下面幾段話：

『覬覦權柄與個人的野心使了亞爾多夫希特勒先生，於居留柏林六個月後，復向他自己到現在還未與以解釋的目標前進。他認為時期是已經到了，可以在我們內部播弄是非與進行離間的作，用藉以迎合站在他後面的曖昧不明的份子之意志，以及做了猶太人及其保護者們之利益的工具。他的居心是想利用國社黨以為達到不可言的目的之工具；他是企圖奪取這個政黨的領導機關，以備時機到時將牠駛向另一條路線去。這便可由前幾天他所與黨之領導機關的哀的美敦書裏面證明出來。在這封書裏面，他就中要求給他以絕對的獨裁權，并且要求執行委員會和黨的創辦人與領袖——機械工人安頓特萊斯勒——之引退。他要求以他本人充

當黨總理，他又要求不得在六年之內企圖與其它國家社會主義黨以及德意志社會主義黨合併一處。這些要求是表示什麼意義呢？無非是希特勒先生是存心阻礙本黨之任何發展……

「這裏面還有他之職業與經濟來源的問題呢。每次遇到同志們問他到底靠什麼以維持生活和到底那是他從前的職業，他立刻大發雷霆……

「而他是怎麼樣領導鬪爭呢？是像真正的猶太人一樣。他竄改一切的事實，並且妄指特萊斯勒乃不是十分革命的，與是希望恢復議會制度的。那裏面之實在的情形是怎樣呢？特萊斯勒并不曾改變他於組織本黨時候所確定的信仰之傾向。在他之革命活動外，特萊斯勒是向德國工人指示應走的途徑，以求達到目的。這便是說，在眼前可厭惡的狀態下之中傷的批評裏，特萊斯勒是要實行一種國民經濟的政策。

「希特勒找到一個同伴以助長他的陰謀：這便是埃塞先生。這個人——希特勒自己常常認他是有害於黨的——常對特萊斯勒要求罷免希特勒；這個人，希特勒卻忽然與之勾結以求切實實現他的陰謀。最可注意的是希特勒自己常常對人——這些人必要時可以出來證明

——說了下面的話：「我知道埃塞是一個無賴，但在他於我是有用的時候，我總要用他。」國社黨黨員們，請你們評判這種的性格吧！你們不要受他的迷惑；希特勒是工於討好於人民的，他祇靠在他的演講天才；他想靠着雄辯來欺騙德國人民和你們。你們不要允許人們，像已經影響了其它的黨派一樣，來影響國社黨之公正的創造人。」

十五 希特勒之獲取國社黨的領導權

這篇通告雖然在好幾點上說得很正確，而在策略上實是重大的錯誤。事實上希特勒已經在黨裏面壟斷一切的權力，並且已經使黨離開最初的路徑（改向那個目標走呢？或許在那個時候希特勒本身也知道不確實）。而且在他背後，還有着好些看不見的保護人，他們是無論如何總要躲在黑影裏面，為的是他們代表了國防軍。

他的敵人們既然沒有證據又沒有證人，他便易於對付了。結果是特萊斯勒同第二總理柯爾奈當衆否認那篇損人名譽的文字。在七月二十六日與二十九日所開兩次國社黨非常大會裏面，

希特勒鞏固了他之勝利的地位，他於是強定了構和的條件。因此，黨章是經過一番修改；希特勒成爲黨之第一位總理，第二位總理仍爲柯爾奈。特萊斯勒則被放逐到名譽總理那一排去，換言之，他是被人打倒而且受人監視。不甘熟視無覩的委員會委員們是離黨去了，不過在幾個月後，裏面有幾個仍舊回到黨裏。

這算是『先生們』在黨的內部戰勝了『小資產者們』。國社黨黨人的口吻現在是改變了；從前是帶着社會主義色彩的革命的情緒，現在卻代以極端因襲的與『社會的』性質之不平觀念。仇視社會主義的理論家羅森培的勢力，是着着進步；從此後，替軍官們如羅姆與戈林（Göring）等等打通一條通行無阻的坦途。國防軍將領愛勃於六個月前所付與愛加爾的金錢已經發生效力。現在領導國社黨的人們，大部份是個人身上沒有什麼財產的。然而他們擁有財政上的靠山，雖然在暫時期中這個靠山還是有限的。希特勒之一九二一年的勝利，乃是擁有金錢勢力者的勝利。

希特勒先前是對付容易使之沈默的國社黨舊創辦人，現在起，他卻須對付不可輕慢的人們。他絕不會變爲後者們所卵翼的人，然而他卻須採用外交家的手腕，卻須對凡是過於強盛的勢力

立刻找出一種對抵的力量。經過許多變遷，直到了一九二六年，他算是辦理成功了。再往後去，便開始更困難的時期，在那裏面，他更須審慎應付。

第三章 希特勒

一 出於本人心願之外的領袖

現在我們到了更進一步的來考察這個，照他的徒衆的意思，與國社黨和整個德國成爲一體的人物之時候。關於大戰前之希特勒的生活，我們所知道者僅是照他本人所說的；可是他本人的敘述尙遺漏了好幾年的過去事蹟，而且他所給與我們知道的小部份還是異常不確實的。裏面有些暗示且使我們懷疑到他的政治生涯不是由正途發展來的。他的敵人們說他曾與猶太人發生接觸，這或許便是他反猶太狂熱的來歷；然而關於這一點是毫無根據的。不過無論如何，國家對於要求與以全部信任的政治家，應當有權來確實根究他的細底，並且向他本人詳細根究。這個圍繞着國社主義運動及其領袖的祕密，雖然在開始時候，格外使羣衆對於運動及其領袖感覺心悅誠

服，然而即在與高采烈的信徒心裏，到底也生出某種困難的地方。

關於希特勒自離開軍隊以至於上政治舞臺的生活大家是知道的，並且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大部份有作爲的政治家都想攫取政權，而極力爲個人從中取利。這可不是對希特勒而論的。對於大戰前所樹立的政權，希特勒的態度，不論過去與現在，是屬於保守的；他沒有想到他本身對於這個保守的運動卻有了積極的參加。只要這個政權存在着，他就不作另外的要求。他本身呢，曾想過做畫師或建築師。他信任貴族階級；而一個貴族階級不能無臣民而存在，而希特勒，照他的出身，會準備着充當臣民的。這種人是爲戰爭，換句話說，是民族的經驗，所政治化了。這些爲外面的環境，而不是基於內心的稟賦，所引進於政治生活的人，不見得全是最好的政治家；然而希特勒的確不是低劣的。

這個崇拜大腓特力與俾斯麥的人，固然發覺在威廉第二的帝國裏面，嚴格講來，有某種應與改革的地方；然而，在全體上，他的保守主義對這現狀總覺得很滿意，而且他信賴着治愈的國家力量。革命卻與他之最濃厚的情緒相抵觸，而因此使他起來反抗。他的性格是很可以使

這種反抗行動擴展到了反革命的行動，但他的性情卻完全不是革命的。以他之爲專制政體的信徒與俾斯麥的崇拜者，而竟然在十四年之中，扮演了革命者的面目，這實非出於他之本意的。以當初的情況而言，他尙懷着忠實的臣民所抱之失君的憤恨，祇爲着他的左右有了有計劃的傾向，或許也爲着有了墨索里尼的榜樣，遂使他做了『領袖』而在很長時期當中，他做了與馬克思主義算賬爲目標的運動之首領。在一九二三年十月，他還宣稱說，到他使民族復興後，他的任務便可終了。

事業之悠長與生命之短促，使他漸漸從革命的領袖之企圖而轉生政府的領袖之企圖。有加無已的自信力之徵象，與猶疑不定之迴盪，更番在他心中交戰，而這種猶疑不定的情緒并不表現出同情心，雖然牠是用誇大的辭氣表現出來：在一九二二年四月，當他爲着妨礙集會自由的罪名受判處一個月監禁時候，他已經宣稱說，二千年前另有一個人也被推進監牢裏去，也是被與今日攀他入獄的同種族人所陷害。然而過後一年，在與人對談中，他承認說：『我們無非全是小聖約翰之流。我等待基督出來。』這種人生實是不乏可悲的偉大性格：一個渴望服從的人物，等候教主降

臨，結果是他自己勉強拿了權柄，爲着是教主不會出現。

二 造就上之悲劇

在政治家之這一種的悲劇裏面，又加上另一種的悲劇，後者乃是屬於內心方面的。好些敵人或是不尊重的黨徒們，曾以小學生看待希特勒。這種過於輕易的挑剔實是難於自圓其說。綜合他所得到的智識，希特勒當然強過於一般進過大學堂的人物。他之可驚的記憶力使他胸中包羅許多由書本所擷取并能與以消化的概念。這便可由他對聽講者面前所用含有深意的方式證明出來，縱是那裏面所附帶着無稽的註解不會顯出什麼稀奇的地方。若說他缺乏專門學識，這也不是不正確的。他不曾成爲低劣的建築圖案家，而他之隨着時間而成熟的對外政策之計劃便可證明他是具有真確的智識。

關於他的筆調輕佻，已經說過了。他之德國文學低劣，並不是基於他不曾在修辭學班裏研究德文論說做法。筆調的缺點便將性格的缺點暴露出來。

關於他之造就上的悲劇，乃是一種精神上的悲劇。他曾經做過聰慧的學生，而爲着貪懶緣故，竟至於考試失敗。在那裏面，并非屬於運命的錯誤，而乃是他本身的錯誤，這且使他永遠發生煩惱。同他接觸的人們都發覺到他對於那些人們擁有堅固的資產階級的地位，如文憑同頭銜之類，不加信任。從這裏面所表現出來的，不是羞怯態度便是過度的粗野態度。這便可由他在法庭的態度觀察出來：如缺乏機智和對首席審判官以叫喊與卑辭頌諛相和的態度。當然的，我們不是指近年來他以證人資格來受迅速的問話而說，我們所指的是最初所經過的訴訟，那時他還未成爲大人物。

以鼎鼎大名的希特勒，竟然爲裁判官的社會地位所屈伏，這實是很難使人相信的。他似乎看這些可崇敬的人物是那些在少年時代會得有成就的人們，而他自己在那個時代卻失敗了。至他之因行險徼倖而得到的榮譽，實還不夠抵當完成義務的初衷所可使他得到的滿足呢。

三 『具有本能的人物』之故事

那些是希特勒所受於命運的贈與呢？

使他在童年時代幾瀕於死的肺病，使他幾乎失明并易於墜入幻想的瓦斯中毒，乃是他的身體微見衰弱的原因，而身體衰弱卻常能解放思想與鍛鍊性情。在他之政治活動的初期裏面，這個舊軍人乃是確信他之文人地位的人物。當濫發紙幣那幾個年頭，差不多所有德國青年都赤脛行走，希特勒卻極力保留他的長褲子。在那個時候，他對於挺進隊及其指揮員們是採取一種人民委員的態度。他斷定武力在政治上有一種極高強的重要性，其程度是遠過於那些左派政黨所授與他的。但是，在右派政黨之中，他一開頭便帶着堅決的反軍閥主義的面目，他所謂軍閥主義是限於軍人領導政治的範圍。在他心目裏面，軍隊是政治運動之決勝的工具，但充其量不外是一種工具；他的手腕并不強過於腦筋。在這個地方，後來挖了一道深溝隔開希特勒與挺進隊的領袖——羅姆大尉，幸虧後者的忠忱及對政治無所可否的態度，始能填滿這道深溝。

希特勒實不會有一種堅果的毅力。從許多他之左右的證明，我們曉得他是缺乏自制的力量，他是犯了使他時發狂怒的歇私的里病象的激烈行動，而這種毛病便是當私人談話中間也發作

出來，一遇到發言者支配了談話，向他提出了種種問題，勉強他嚴酷地討論，他便立刻陷於連接不上的期期不能出口的狀態了。在他這種暴急的性情裏面，是毫無什麼固定的表現。有了力量麼，是的；然而人們看不到力量之最有力的憑據：戰勝他自己。遇到決定命運的關頭時候，一種陰沈的甚而至於粗野的莊嚴，在他身上替代了那種僅能在戰勝自己之下產生出來的自然的威嚴。從他之那些重大的實質上的成就，即使是那些在最近時期所得到的，作一個詳細的分析，我們便可看出他是用着何種苦心以求極力躲避嚴重的處置。與其說是他自己登上政治臺面，實遠不如說他是被擁護上去的。

希特勒的毅力實不足道，而他的腦筋卻有足稱，而且是有價值的腦筋。他之攫取政權的計劃，委實是一種最上乘的聰慧的結構。然而，他是最低拙的賭博家，遇了失敗便不能忍耐着，而且一遇着些微的困難問題便有失敗之預覺；他是像一個瘋狂之人，對極不相干的事情，往往在辦事室裏大發雷霆；他往往手打他的最老的同事爲着對於他之最後的講演速記不佳——最後的講演每次都是最重要的。常常的，比較溫和的——在他面前便是不然——同伴對他表示羞恥并導他復

返到理智裏邊；但是他總還能夠用他之受震動的精力壓住他們。而那種地方，他實是靠着他的腦筋。

他的敵人們——幾乎是所有的敵人們——把他估量低了，把他當爲一個具有本能之人；靠着一種第二眼光，使他與平民的精神發生了緊密的接觸，他於是每次能夠講出最足發生效力的話，無需乎顧慮到對於客觀的真理到底是怎樣。這種判斷未免失之太輕易了。在開始時期，希特勒常常以平民的演講家遇到失敗；在他所著的書裏面，他本人曾經說過。同所有的演講家一樣，他需要學習他的技藝；可是靠着他之絕好的腦筋，他極快學到演講家應有盡有的熟練。在這個地方，人們是不應說到本能上面去的。

以普通情形而論，具有本能的人們，其態度是鎮靜的而穩重的，爲着是本能在內面低聲操縱的。反之，難於自加忍耐的希特勒，便不是一個能依從內衷引導的人。凡是人們曾經從頭到尾聽過他的演講，而不是從通訊社的片斷的分析讀到的，便可在那些演講裏面發現了與一種本能的精巧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們可從那裏面找到合於邏輯的地方。

四 毅力不足道腦筋有足稱

希特勒的力量是存在於他的思想之邏輯的精確。在今日之德國，或許沒有第二個政治家也具有這種智慧上的勇氣，這種勇氣可使他從某一種局面中，推求出最不可更改的結論，可使他不顧那些學識比較豐富的人們的譏誚而宣揚那些結論，尤其是可使他依照那些結論而行動。這種邏輯的精確，實成爲希特勒的演講所可使人信從的力量。

凡是在希特勒身上不認識有這種邏輯上的天才之存在，便也不能夠在他所著我的鬪爭史書裏面找到有趣味的地方。在這裏說句話，不僅要違抗希特勒的敵人的意思，而且要違反有些希特勒的黨徒的意思：我的鬪爭史是一部絕佳的著作，全書充滿着透澈的沈思和常常使人動目的公式，或許這是一部紛亂無頭緒的書，充滿着許多寫不厭的重複，遂使這部書有不可卒讀之慨。他當然是一部國際的反猶太主義的著作，至少我們可以承認他的前提。

五 低拙的預言家

在這個地方，他的腦筋，雖然有良好的構造，卻告失敗了。他的推論越是有精確的連繫，他的觀察越是趨於忽略而且與事實相違反。若是在某種事件裏面推求結論的話，他是超人萬萬的；可是在將這個事件作種種證明時候，他卻有了危險的錯誤，因為他不做證明的工夫，而做了上面所說的結論的囚人。便是因為這樣，在一九二一年，他極相信蘇維埃政府顛覆即在目前；在一九二三年，他忿懣萬分的大聲呼喊，耐斯特萊斯曼 (Stressemann) 明明深切認識法國人絕不會退出魯爾 (Ruhr)；在蘭德斯堡 (Landsberg) 監獄裏面，他鄭重地向受拘役的同伴宣稱說，到一九二八年，卅字旗必定飄揚於柏林總統府屋頂。而在一九三一年秋天，他於哈次堡 (Hanzburg) 大會裏面，確定最遲在三個月內他便得到政權。

或許其他的政治人物，同樣有過錯誤。然而，希特勒卻永遠自命是不會錯誤的。在一九二二年，他大聲喊道：『我對你們向來沒有說過這種或那種事件能夠發生，我但永是說那件事情將要發』

生，因為那件事情一定要發生出來，而且是那件事情不能夠有不同樣的經過。『從這種辯證法所產生出最引人注意的結構，便是關於他之在東境殖民的理論了。『百年之內，德國的人口將要增加二倍或者三倍，』從這個論據出發，他的辯證法結論是國內殖民將證明是不夠的，而他便要求用武力佔領東方的新土地。假使德國的人口是趨於繼續增加的話，他的話將完全有道理。然而在那裏面，希特勒是錯誤了：德國的人口反而趨於減少，統計的數字便如此與以指明。

這種辯證法根據着謬偽的前提，因以達到錯誤的結論，我們應該以何種的價值去看待它呢？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承認希特勒具有一種認識：是對於他的人民的認識。將謬誤的見解立為學說，這便是他的大部份理論之趨向。可是謬誤是屬於人類本性的，而在政治上也有着國際性的學說化乃屬於德國民族所固有的。而這種地方，便是他之政治的真正的價值：他曾比較準確地預料到德國人對於有些政治的事件將有如何的反響。在這裏面，他實有理由反抗一切的聰慧人物。

六 希特勒之誘人方法

下面的一段是錄自希特勒於一九二二年四月所做那些演說中之一個，在那裏面，把他一個人物表現無遺：

「在政治方面，猶太人做到了確實精巧的好生意。這個資本主義的民族，頭一個在地面上創立了對於人類不顧廉恥的剝削，懂得操縱第四種階級（工人）的領導權；關於這點，他是靠着向右方與向左方同時施行陰謀，爲着是他在兩方面都有使徒。在右方面，猶太人尋求抽取一般時勢的最大利益，藉以極力激動下級社會的民衆；這裏面是靠着他的貪慾無厭，廉恥心之泯滅，心腸之冷酷以及像暴發戶之可鄙的行徑。猶太人滲入高等社會越來越多；其結果是國家的領導階級越來越變成爲民族的外人了。

「那種陰謀便做了左翼的工作之準備。爲着是在這裏面他有了卑鄙的媚民人物。起初用着他的國際主義的見解，隨後用着宣稱產業便是盜竊的馬克思的理論，他使民族的智識份子無味於領導工人階級。爲着有了後面一點關於馬克思的理論，具有民族性的經濟家也不能夠與工人們同步前進。因此，猶太人做到使工人運動與民族的份子相隔絕。而隨後他們藉着精巧的利用言

論，使民衆所受到影響的程度，竟至於使右方認左方的錯謬，乃是德國工人的錯謬，使右方的錯謬，在德國工人看去，無非是唯一的資產階級的錯謬。在兩方面，並沒有人覺得這些錯謬全屬於來源一樣之奸惡的外族挑唆者之願望。因此在世界史上竟然有這種笑話之實現：從猶太人的腰包裏面出來的人物居然成爲德國工人運動的領袖。當摩斯柯恩（Moses Kohn）催促他的公司董事會以最嚴酷的態度對付工人的要求時候，他的兄弟伊沙克柯恩（Isaac Kohn）卻在工廠的院中鼓動工人，並且對他們喊道：「你們看得見，他們要壓迫你們啊！打斷你們的鐵鍊罷！」而在那上面，他的親兄弟卻極力使這條鐵鍊鑄成更堅固呢。爲着要使民衆更陷入這個永遠存在的剝削者的種族之鍍金色的束縛裏面，民衆需要絕滅他之經濟的獨立呢。」

我們應該想像出這種用啞聲呼喊出來的聲腔，以低調的音符而變由喇叭的號聲播佈出來：若使羣衆聽到這篇演說之後還不鼓舞起來，那除非構成羣衆的份子，是涼血動物。這篇演說無非是『西溫長老的議定書』這一個小冊子之普遍化及圖解化罷了。

七 猶太主教們的陰謀

整個問題是建築在無數可以證明出來的錯謬上面。拉薩爾 (Lassalle) —— 一切社會主義者領袖的模範 —— 不但決沒有排擠非猶太的智識份子，卻反而設法吸引他們，並且使他的同志們提防有猶太人的領導之存在。在他的猶太環境當中，這個猶太的社會主義者往往被指為背叛份子，他不但非他同胞的伴當，而反是他們的敵人，這很容易證明的。至於所說伊沙克柯恩在工廠院中鼓動工人的描寫，卻與一般意見相反；照一般意見，這個猶太人是過於怯懦且習於優美生活，何足談到親身混入工人堆裏去。可是，所有這些錯謬實構成了一種強大的引人信服的力量。

現在所要加以證明的焦點，是陰謀之是否存在。仗着千古流傳來的巧妙的偽計，這個焦點於不知不覺之中，經過演說辭的潤飾，竟成爲曾經證實的假定了。於是憑着一種不可抵抗的邏輯的力量，從這個假定產生出種種論證，後者實在須先與以證實而後纔有成爲證據之可能；陰謀證明是存在着因爲猶太人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活動僅是做了破壞國民經濟的工具；這個活動僅是做

了破壞國民經濟的工具，因為他是從一種猶太人的陰謀產生出來的；而陰謀證明是存在着，因為……如此等等。在這種連鎖的論法裏面，像這些錯謬的論證循環連續下去，要想抓住隨便那一點的錯謬是不可能的。即使對方能夠做到將敵人引來與之辯論，并向他提出主要的問題：陰謀的證據是在那裏？他很可以回答道：要認識陰謀之是否存在，只有他的結果可以斷言；如果他的存在是經發現了，他將是早已消滅了。加之，人類永遠是願意相信百分之九十是假定的祕密之揭發，而不願相信百分之百是真確的更正。

尤其是在大戰後初年的這些人們，他們不願意接受用武力逼成的結局。在他們心目中，如果不能將戰事失敗歸咎到某一種不可思議的原因去，那麼，德國在大戰時可贊佩的行爲將失掉一切的價值。西格斐力 (Siegfried) 之死是誤於菩提樹葉，巴爾杜 (Baldur) 是被一種寄生的植物所刺死的。所有這些無稽的故事似乎預示德國所遭的運命。這個俯臨世界的強國之失敗是由於一種卑劣的，可厭的，無意義的，看不見的東西。在巴爾 (Bale) 所開一個猶太教大會。他們不願意承認一個光榮的戰爭可以在光榮中失敗去；他們反覺得死於猶太的蠹蟲身上比較死於劍鋒還有榮

耀。『這是由於猶太人的罪惡，』這一句話便成爲低能的賭徒之再好不過的安慰話了。可是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便是大戰後頭幾年一般民衆的反猶太主義之所由來。隨後，渥托斯特拉塞（Otto Stüsser）同柏林的國社主義者對於這問題確定了更見深切的意構；然而羅森培永是固持着西溫長老議定書裏的故事。

八 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信念

從他開始活動以來，希特勒有了極重大的進化。是向更好的方面嗎？在他自己的政黨裏面，那些批評的精神曾以理智替代他的原始主義，曾定立仇視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的政綱之嘗試。他們有充足的理由嗎？反猶太主義不再爲反抗幾十個猶太主義的陰謀而鬪爭，而爲着反抗猶太的精神對於文化與經濟之破壞而鬪爭，這種反猶太主義當然更容易同受過教育的階級親近，或許也容易同敵人親近。然而他卻離開了政治的實際，後者須有具體的敵人做對象——也同社會主義一樣，一旦牠不攻擊資本主義的剝削者而攻擊資本主義本身，牠便失掉牠的力量了。可是，我們

可以相信希特勒雖然他的外交技術有進步，他的心坎裏面還留有猶太的不軌之徒蓄意叛亂之信念。在一九二五年，他還是說：『佛蘭克福日報不斷以西溫長老議定書之原稿爲捏造而呻吟；這便是再好不過的證明這個原稿是正確的。』人們雖然是趨於進化，而總不輕易消滅這一類的信念。

然而，希特勒所手創的方略包含了好些錯謬，倒無甚關係，如果後者確是有用的；主要的地方是他做到使這種方略戰勝了事實。

九 奇異的神經衰弱

靠着這個方略，希特勒並且能夠戰勝了他之天生的弱點。這個被矛盾的趨向所絞亂的心腸，這個不固定的性格，這個感覺靈敏的心靈，這個對着強有力者而露出如此怯懦的膽量：所有這些弱點都被腦筋所制馭了。這個人呢，他，當閒暇的時候，對你們現出怯懦的狀態，他，當着謙虛的客人面前，并不裝模作態，他絲毫不傲慢的任他的感覺力隨意動作，他放任他的前後左右凌亂不堪，他

可以將次要的事件攔起好幾個月，他有時爲着疏忽卻把他的組織之重要的部份棄與他人——到了關鍵所在的時間，在精力上這個人是超過他所有的同事。他事先即在好幾天中，甚而至於在好幾個星期中，籌算他的手段，準備他的論證，自己增加了毅力，而即在開始論爭之前，他已穩有勝利的把握了。那時候，他懂得運用他天生的激烈性情，而當他放縱不羈時候，任何聰明人物都要緘口無聲。

可是他所要求的恰在這個地方。在安靜的時期中，他可以全任他比較溫和的同事哄騙他以及指導他；但是他們應當保有他的寵遇，不然的話，他們將成爲不幸者了。他的同伴們，如年青的埃塞之類，曾用嘆賞的口吻贊揚他決斷力之敏捷，然而這些人們那會想到他是徹夜準備着第二天驀然以已經預備好的主意壓住委員會的委員們呢。

可是，那些不滿意的份子，卻以與此相反的指摘他，即是說他沒有主意。有人說，要引導希特勒同某個人發表意見，這將費九牛二虎之力，而黨的重要人物，如區領袖 *Gauleiter* 等等，爲這個問題曾費了幾個月工夫而終是無效。似乎這種地方絕不是一個黨領袖的合於理想的行徑，然而

這乃是主人翁的行徑。提比略對他的倖臣，大腓特力對他的地主，拿破侖對他的將帥，都並沒有異於此者的待遇。或許這種懈怠地方是不甚適合於現時代的國家之進展，這個國家，自從俾斯麥死後，無須再受統治而須受奉事。但是國社黨，在這個時候，還是處於封建時代的狀況；他是像有了近於各自爲政的權臣之從前的土耳其朝廷一樣。在那種地方遷延時日以待良機，並不是性格上有什么缺點，卻是對待視私利重於公益的權臣們之聰明辦法的證據。

性情不固定的希特勒，對於他自己的理想，卻十三分的執拗，而因此使政治裏面的愛美家覺得可厭——可是羣衆卻不覺得可厭，後者卻不是愛美的。這種易受影響的神經系所構造的腦筋，永是將這種神經系導入牠所斷然認爲良好的路徑裏去；猶同磁針一樣，雖是擺動不止，終於永遠指向南方。

希特勒的敵人們愛述會有深切認識希特勒之機會的羅梭將軍 (General von Lossow) 所說的幾句話：『在最初時候，希特勒之帶有感動性與誘惑性的口才會使我產生了一種重大的印象。但是到了每次我再見着他的時候，這種首次的印象總是逐漸減退。我覺得他的長篇演講的

內容永是同樣的東西……』無疑的，政治的人物總是向握有政權的人物誅求同樣的東西，這是不能滿足人意的，尤其是後者是決定了絕不肯答應他的要求。羅梭將軍若是聽到希特勒有時對他作其他問題的談話，他將較見滿意。可是，照這樣，希特勒將成爲一個故事講述者，而不是一個政治的人物了。

十 犀利的外交辭令

如上面所述，希特勒懂得以外交家的方法利用他缺乏自制力的弱點。他同羅梭爭論之一幕是饒有趣味的，經過了好些時候，他諄勸羅梭將軍向柏林進兵。起初羅梭聽從希特勒與嘉爾的誘導而起兵叛變，隨後他又覺得不稱意。在審判危害國家的案件當中，希特勒宣稱：『羅梭將軍是坐在那邊，不勝其煩悶。』——『這是極可能的，』羅梭以證人的立場切齒地說：『因爲我是被希特勒的聒絮不休的談論所煩悶着了。』上流人物的羅梭，想以有禮貌的毫不在乎的態度使希特勒理會到他希特勒的出面實使他受犧牲了。而如胡根培（Hugenberg），如布魯寧（Bruning），如興

登堡，都可以將這點證明出來：當希特勒爲雄辯的魔神所驅使時候，他什麼東西都聽不到都看不到，人家不能夠用有禮貌的暗示將他趕走。

不過希特勒若是有了斟酌的時間，他也會用外交手段來答覆。比方說，在這一次審判當中，人家訊問他從什麼地方得到他的經濟來源。不能夠推辭不答，於是他，目光如炬，發尖聲說道：『巴爾馬（Barmat）與古提斯克（Kutsker）的政黨，巴爾威斯（Parvus）、斯克拉斯（Sklarz）、查可伯戈爾斯密特（Jacob Goldschmidt）的政黨，猶太百萬富翁羅森斐德（Rosenfeld）的政黨，都妄想可以假借一種思想使他們的黨徒刻刻在德國人民之前犧牲熱血及性命與以擁護；像我們現在有了發展，這是靠着整萬成千的德國青年的犧牲精神，絕不怕流血的犧牲，從早到晚緊握敵人的咽喉，不到使他終於躺倒地上終不罷手……』從這個時候起，法庭書記官再無須記錄被告的供詞了，爲着爲極端高興所狂亂的聽衆卻替後者免除了解釋財政來源的麻煩。

如果人家訊問他關於南提羅爾的問題，這個問題，對着有右傾色彩的聽衆之前，是很難於回答的，希特勒卻有了已經預備好了的答覆：『背負南提羅爾者不是我們，他說，卻是在一九一八年

死於德國軍隊背上的人們。」如果他之舊日共同奮鬥而今日感情破裂的同伴格拉夫 (Von Graefe) 先生，向他問道，他還是從前平凡的擊鼓人呢，或者已經是明日之凱撒呢？他便回答道：「格拉夫先生，不必再對我提起過去的擊鼓人罷。我現在是而且永遠是鼓動國民起來的鼓，但不 是爲你與你的同類而設的。」

在這些地方，他實表現出并不平凡的機巧：旁敲側擊與張帆逆風前進的技術。希特勒十三分領會應該如何躲避，如何默默不作聲，如何裝假作態，使聽衆對他生出急性的老實人的幻象。最費事的『雅緻動作』，在他看去，是類似不可測的禍事，而他并且急速從捷徑逃去了。

十一 信約

希特勒所訂立的協定和他所發的信約，實不算爲他這種外交手段之比較少有興趣的一面。凡同他約定某種事件的人們，須於事後承認他們所了解的與對方所了解的是完全不同。巴伐尼亞警察大佐賽士 (Seisser) 便遇到這種情形，他以爲從希特勒口裏得到他不企圖暴動的約定。

然而看吧，希特勒所說的恰恰與此相反。直到某種時間，他不企圖暴動，但是過了這個時間，希特勒便自命無復遵守信義的義務與保證之必要了。

或許賽士大佐是個呆子，所以不能深切了解希特勒的保證。然而羅梭將軍也確認得到希特勒同樣的保證。看吧！他也誤解這個大演講家的話了。而且，經過多年後，情形還是一樣的。胡根培與布魯寧也輪到他們身上得了不容易了解希特勒的信約之經驗。當一九三二年，興登堡總統聽到希特勒說出默認巴本（Von Papen）內閣之保證後，老元帥也輪到他身上不了解希特勒的保證。而當希特勒對他表示要取得全部政權時候，興登堡總統又重新誤會他的話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希特勒會故意的對巴伐尼亞內務部長施衛愛（Schweyer）說：『部長先生，我給你一個信約，我是永遠不做暴動的。』施衛愛隨後便懂得一個信約，經過三個月後，便可使說者無遵守的義務了。而當人家對他堅持字義的時候，這總是希特勒在精神上覺得最見忿怒與最受侮辱。他的許諾既然這麼多次受了誤解，我們可以作下面一個結論：被燥急的性情所拖累的希特勒實從來不知道他所證的確是什麼，而人們不應認他是像一個說十分可靠的話之對手。一到他認為合

式的時候，他便立刻背棄他的許諾。而在另一方面，他又自命爲正人君子。

有一個作傳記者蕭特 (Schott)，稱呼這個有時任他的神經自由動作有時冷酷地從中利用的希特勒爲『熱心人』與『夢想者』。蕭特并不比較強過於那些大部份人們曾經從事解說希特勒之難於了解的言語，他也不曾懂得一個政治演講家須具有用劇厲的聲調說明久經成熟的思想之天才。希特勒在他所著的書裏面，幾乎用了忿怒萬分的態度反對視他爲普通理想之使用者或視他爲宗教之幻想者的人們，可是這種曾經採用的影像，用於熱烈的擁護者的手裏，當然好過用於反對者的手裏。聖張伯倫 (St. Chamberlain)，最崇拜他的人中之一個，或許也是國社黨之最有名於世界的黨員，於一九二三年向希特勒所寫下面的話是比較切近事實：『你完全不像人家對我所說的樣子：一個狂熱者；我對你卻有了與狂熱者恰恰相反的評斷。狂熱者是想使人們信其理想爲真確，你是想說服人們。』

十二 希特勒的外表

希特勒是傲慢自尊的，直到了非常的程度。拿破侖、哥德、俾斯麥都也同他一樣，不過稍爲精細一點。腓特力·柴恩霍斯特 (Scharnhorst) 列寧可就不是那樣了。以他本身而論，傲慢不算是一種可嘉的行爲，也不算是一種可恥的行爲；全看人們從傲慢裏所表現的是什麼樣。『我所說的同我所做的全有歷史的價值！』他出場之初所說這一句話是到了極端的界線，而與兒戲的創造的意識相隔絕了。

在最初時候，他的自誇心是以消極的方式表現出來；他禁止人們廣布他的照片……在這種禁止裏面，或許他有着關於身體上的理由；他從前曾有一點下鬚，在大戰後頭幾年還留着，他等候他的左右并同他本身先看慣了他的新面目。無論如何，他是面目不會被人認識之人，而爲着這個資格，他成爲一種足以幻惑人的神祕者了！『這個希特勒，他的面目是什麼樣？』這一個疑問淆惑了慕尼黑居民，其程度不下於幾年後所發生下面另一個疑問：『政府所不許公開說話的希特勒到底是什麼人呢？』然而這種圍繞於他身上的神祕還不僅是一種宣傳的奇計呢。人類具有自然的本性，無須表露於他的同伴之前。人們若是問希特勒關於他的私人生活，這便使他感覺不快。他

的朋友赫斯可作下面的保證：『即是關於這一方面，我知道他是純淨的；』而他的左右卻不見信。或許他實沒有什麼須與掩飾的地方。各方的觀察都認為希特勒是屬於那種簡簡單單的無在人前自顯之能力的人們裏面。凡對他信任者便應該信仰他，無須要求解釋。由是，他可以利用那種神祕，使他的黨徒更密切的依附於他——預言家們早已認識這個方法了。

他的文人服裝——在今日他還是故意叫次一等的裁縫製造——在他開始出臺的時候，使他顯出不同於右派政黨的首領們之老舊花樣的制服。後來他最常穿挺進隊的制服，藉以使軍人們想到他是他們的最高領袖。可是經過那一次，作完兩個鐘頭的熱烈演講後，他的領子僅成一條環繞脖子之溼透的細繩，頭髮膠黏鬢角，袖子縮到裏面，鈕扣脫落，以後他纔穿得像樣了。

爲着要在大眾面前裝出一種大政治家的儀表起見，他於是想出一種或是媲美拿破侖的叉着手臂的態度：他將兩邊手臂下段平行着，與上段成爲直角，一邊的肘部放於一隻手掌心中。這種姿勢便使他具着十足的威嚴的儀貌。

他的面目呢，實使他的信徒陷於爲難的境地，而使他的敵人有存心不良的快意。要使他具有

有作爲的面貌，這實是毫無辦法的。慕尼黑的人類學者與人種改良學者格魯白（von Gruber）說他那種容貌是低劣的人種之表現，格魯白并且極力與以證明。那種深金栗色的髮縷，鼻下之小毛刷都是再凡俗不過的。在他身上，至多不過是有着炯炯的目光。當他態度激昂時候，可使大家覺得好像遇着一個不知名之人，而後者忽然闡發了幾百萬個不知名之人的思想。可是三年前，在壕裏面，爲着這種思想，不知名的同伴們卻當面譏誚他。從這裏面，我們或許得到了希特勒的整個性格的關鍵：一種中等的性格擴展到牠之最高的表現。

進一步說，有作爲的人物難道總具着有作爲的面貌嗎？我們對於那些自命具有哥德或拿破侖的面貌的人們，都生了不信任的感想；而真正的大人物，其相貌往往與一般人所想像的相反；好些時代風行的畫像，特別是十九世紀的，慣將不規則的形態，甚至於多病的形態，改裝爲英武的模樣，而其實那種不規則的形態卻往往表現出強盛的能力呢。祇要將墨索里尼的面貌與希特勒之經過裝飾的照片相比較，大家便可以覺得這個雄偉的狄克推多是如何顯得有人性的與布爾哇的（Bourgeois）。希特勒之無足取的外貌絲毫不足傷害他的偉大，但卻足以證明這一個事實，他所

做的模樣是與其他偉大人物所表現於學校教科書的一樣。

在最近這幾年中，希特勒的面貌曾有了好幾番的更改。最初，他裝出一種有作爲的恣態。運命之神似乎曾用無機的物質將一個人物依照模型改裝。最近在他身上曾出現未老先衰與精神昏昧之症象。

希特勒的病象在病理學問題上已到如何之程度，關於這一點，他的醫生眼前還保守秘密。可是病症的現象實瞞不了常常看見他的人。從他之憂鬱症時常發作，他之避人獨居，以及有時他之不負責任的演辭看來，我們或能夠看到上述病症的徵象。

十三 一個榜樣

下面有一段絕妙的描寫：

「他具有一種鮮明的，敏捷的，創造的智慧；他所起草的宣言，雖然文字粗俗是無可否認的，卻顯出是特奇的與有力量的；總而言之，最重要之點，是他具着一種說不盡的，天生的與使人一目了然

然的演說家之天才。

『有一天，在開會議當中，發生了下面的事件：社會民主黨黨人散布一種傳單，在那裏面，他被形容爲一個瘋人與一個無恥的取媚於人民之徒。有人將這傳單帶到議事室來。他拿來念着而勃然變色。在我們眼中看去，他好像高大起來。他的目光好像射出火焰。他用拳頭猛拍桌面而開口說話。他所說的話不僅是沒有價值的，而且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他發誓要在『向全體的勞動者說明社會民主黨之狡詐及其無恥』後，將『不使社會民主黨存在於人間，』他還說了許多不足置信的話。然而這並不是他演辭的意義，使我們發生了一種印象。我常常聽到白比爾（Bellet）與左萊斯（Jarros）說話。他們裏面，從來沒有一個人有同他那樣的感動聽衆，而這樣，不是在民衆的會場裏面——在那裏面是很容易說話的，但是在一所小小的房間裏面，對着幾個聚在一起開會議的人，仗了一篇幾乎完全充滿着威嚇的演辭。他擁有一種確實的演講的天才，當聽到他狂急的咒罵後，我於是了解這個人是靠着什麼攫得了羣衆并且得到他們的服從。到我對他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後，我覺得他並沒有強大的與熱烈的革命之熱忱。』

上面那一段所描寫的對象，乃是曾於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組織著名的「紅色星期日」之俄國教士嘉彭（Gapon）。口述者乃是恐怖主義者波力斯沙文考（Boris Savinkov）那裏面，每一個字都可以用於希特勒身上。即以這兩個人物的政治腳色而論，也是相類似的。嘉彭也不會成爲一個純粹的革命家，但做了一種所謂「皇帝陛下之最忠誠的反叛者」。所以他被指爲一個煽亂內部之人，最初他並不是這樣的。後來他於一所荒僻的別墅裏面被他的同伴們所「處死」。無疑的，對於希特勒方面，我們不應談到關於煽動內部這一回事。然而，到了他的地位提高之後，他便委棄他的黨徒們所與他之忠實代理人的任務，因爲這樣，黨之帶無產階級色彩的原始創辦人對他之表示不信任顯得是有理由的了。照沙文考所說，嘉彭也擁有希特勒所具備的特長：當他有所需要的時候，他也會同任何人相融合，並且會在對談者的心目中裝出後者所希望於他的面目。在嘉彭身上猶同在希特勒身上，有着同樣的關於他們的身分的來歷以及他們政治的經歷之神祕，有着同樣的對於同伴之孤立，有着同樣的關於私人生活之暗幕。

十四 希特勒的演講體裁

希特勒之關於智識上的頭一種嗜好是歷史，第二種嗜好是美術。這是大戰前的一般德國中學生的習慣：學校是那樣地督率他們。希特勒是忠守着這兩種遺傳的嗜好。國社黨的標識、演劇、檢閱與建築物等等大部份都出於他的意構。我們不要看這種地方僅是鍍金作用之單純的嗜好。費好些天的工夫來爲挺進隊繪畫一面切於實用的旗幟或是爲國社黨大會畫一面紀念牌，希特勒卻不以爲這是無用處的；這便可由這些標識所得到的宣傳的功効證明出來；因爲他們可以靠着旗幟而不靠着談判來引誘羣衆，希特勒於是可以安心地費他一部份時間專心來畫旗幟了。以美術的作品而論，他的創造實表現出一種廣告式的粗野的格調。在那些旗幟裏面，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半是取材於拿破崙的旗幟的，一半是取材於蒙利亞而（Monreale）的。希特勒的作風是完全趨向於哥特克式的。他的美術理論爲中學生所受美術的教育與種族的社會學之一種混合物。因此，在他看去，所有偉大的藝術作品必屬於北方派的纔有美之可言。爲了他認表情派爲代表猶

太——鮑爾雪維克的色彩遂深與痛絕，爲了他完全不懂大戰時與大戰後所產生的表情派的創造與哥特克藝術相連結的關係，我們對於他的美術意義與種族意義的價值可以表示失望了。

然而主要之點仍是存在着：他是一個偉大的演講家。

當他在一句話當中失掉邏輯的線索時候，他並不現出遲疑不能連接的態度；他不曾感覺有過量地考究造句法的麻煩；他不怕使用粗俗的材料來說話，只要能使他所說的話顯得是有力量的：上面這種種事實已經使他有成爲大演講家之預先指定了。

更稀罕的才質，乃是他不僅能夠絕對的支配造句法，他並且能夠支配演講辭的題目。一個演講家往往墜入思想的迷宮裏，其情況常常遠爲大部份的聽衆所發覺不到；主要的地方是不要使人們見到在那迷宮裏面有長時間的迷誤，是要自己曉得趕快在那裏面找一張凳子坐下，而湊出時間來找一條出路。

可是，希特勒之最卓絕的天才，乃是在聽衆萬目睽睽之下，懂得與言辭之無可避免的障礙相抗戰。世間有些演講家往往因發言錯誤而現出激昂的態度，使聽衆看不見他的缺點，而所看見的

乃是戰勝這個缺點的人，並且向這戰勝者鼓掌贊揚。

在這個時期的所有那些曾向德國羣衆說話的演講家之中，希特勒算是最熱烈的與最有奮鬥精神的。無疑的，人們極願意聽聆他所說的話。一個中等的身材在講臺上大踏步踱來踱去，雙手向空所作種種姿勢——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並不會增加修飾他所說的話，但卻絕妙的表現他的精神，並且使聽衆深受感動。而當他如鳥爪樣的食指指向聽衆時候，每個人都覺到對於德國國家的罪惡實負了責任。

這是爲着站在講臺上的人是不作辯論的，他是來作戰的。羣衆看不到敵人，他們並不理會到敵人乃存在於這個奮鬥者自己心中。他爲着反對國家之崩離析，爲着反對羣衆之不過問政治，爲着反對舊的與新的當權人物之有罪的錯謬行爲而奮鬥；可是，實則他同時也爲着反對他自己曾經做過的馬克思主義者，爲着反對不肖的生徒爲着反對曾於一九二二年錯過機會的，曾於一九二三年兩度自相殘殺的，不於一九三〇年奪取政權的以及曾於一九三二年任政權脫手而去的猶疑不決之人，而奮鬥呢。他猶同高年的修行家一樣，爲着反抗自身的恐怖，爲着反抗自己的魔

邪而奮鬪——在這裏面，談不上革命的鼓動，也談不上演講的運動，不過玩魔術而已。這樣，他儘可以講他所喜歡的話；即使他說月亮是一塊圓的牛奶餅，大家將照樣的鼓掌。當一顆炸彈吊下來時候，就沒有人去考究牠到底漆的是綠色呢還是灰色呢。

當他於一九二三年深切認定無反攻之可能的時候，他大聲喊道：『假使六千萬人民祇懷着一種志願：極端自命爲國家主義者，武器便從他們的拳頭射出來了。』

當他在一九三二年認定無當選爲德國總統之希望的時候，他於柏林體育宮對敵人厲聲喊道：『你們儘管說幾百遍：我們無論如何總不走開——我們的回答是：我們不管怎樣總要把你們推翻！』

而這樣，在強有力的黨徒大聲鼓掌之下，屋宇震驚了；這樣，幾百萬人次日在報紙上看到這些話震驚了；這樣，國家望而震驚了。

戈培爾——他的徒弟并曾短時期做過他的敵人——斷定他是『一個頭一等的偉大的人物。』希特勒確是像戈培爾所說的麼？

以民衆的演講家之身份而言，希特勒確是歷史上所未有之最偉大的人物；較之克利安（Cleon）或瓦特提雷（Walter Tyler），或李恩齊（Rienzi），他實是有過之無不及的；若是僅以他所煽動的人數來講，他是超過彼得達米安（Pierre D'Amiens）與穆罕默德的。在現代的歐洲，我們找不到一個人可以比得上他的。

那些熱烈擁護他的人們認他是與路德（Luther）並駕齊驅的。確然，他是具些路德之政治天才的。然而，關於良知所表現的地方，這種偉大性，在他態度激昂奮發當中所發出來的，恰恰是缺乏了。他的演講與文章之由於沈思與由於邏輯所成就的及以準確見稱使人信服的那幾部份，常常不見得超過一般中等的智識。而尤其是，那幾部份并無特異之點，不過是他將所聞所見敘述出來而已。

一個政治人物可以裝出平凡的样子，這是不錯的。可是，當我們考究希特勒那些宣言之平凡

地方的時候，我們不應當蔑視其與經驗相配合以求實現一種政治的目標之才識。

有歷史上價值之偉大性，並不是基於才能或基於性格的，而乃是運命之賜與。牠往往吝於賦與最偉大的人物，而卻賦與平凡的人們，英雄往往不能造出時勢；而時勢卻常常造出英雄。那些翻天覆地的大人物，能爲他所利用以活動的環境謀得福利，這乃是罕見的事實。充其量不過是後世認本身乃屬於他們所創造，對他們表示頌揚而已。

希特勒爲一個偉大的翻天覆地人物，這是毫無疑義的。他同時是一個偉大的創造者麼？國社運動的組織僅一部份是他的成績；屬於他所特有的，乃是一種巧妙絕倫的政治之指導。這種政治之最顯著的性質，乃是牠爲着達到目的起見，情願採取最長遠的與最困難的路徑；但同時也是最易於高瞻遠矚的路徑，在那裏邊，不至於遇到任何之事先料不到的障礙。

這便是國社黨在德國爲達到目的而採取的路徑。爲德國着想，在人民裏面會有與牠相類似的路徑嗎？也像牠是困難的，但又是穩當的路徑嗎？

